

密縣志

卷十八 藝文志

卷十九 雜錄

卷二十 叙錄

密縣志卷十八

藝文志

唐

雲巖宮風后八陣圖記

物不終靜必受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於陽則龍戰於野大朴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柱折地維絕小者作慝廬山負阻中冀上帝憑怒下民是恤乃眷武德黃帝受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而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爽陰謀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於未然祭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僭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

獨孤及



物也虎張翼而進馳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鬪具將發然後合戰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武成之熊羆昆陽之虎豹出非以律咸異於是旣而圖成樽俎帝用經略北清涿鹿南平蚩尤勦黎於阪泉省方於崆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仙於是遺風冥冥時亡而圖存焉於戲聖跡長往神機不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籍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服甌越東收穢貊西招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爲韜鈴者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朕在我股掌天地之心見於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爲師無爲爲寶則是圖也興於多難廢於昇平湮淪不書盛德共沒旌諸圖側以爲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

伎云

綏水隨遊記

田頴

龍門之上洛水之客靈邱猪潭

靈邱縣志方言洛水悠悠向東流邱山卸枕到靈邱按東流靈邱猪潭俱靈縣交界地名

五枝一歇五枝有人趕來

攢入鞏穴

猪潭即五枝嶺後石峽中有一孔洛水到此入孔

負山難行地軸可接

按崑崙山注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直至綏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次相通

直至綏

谿纒見日月

水浮戲

方山乃爲之宅佛洞猖狂

水大轉寺右側

跋前躓後

水流出

逗留不

得下爲助泉道士一挾

建寺無水道士一挾水出因名助泉

取之不禁用之不竭稱爲靈感衆皆大悅道士神

通賣弄仙訣隨之百步跋成地脈

傳言道士去水隨之道士叱曰孽障敢來一脚踐下地去

從南轉東

北召峯莊兩枝

四十五摺石人

脚下海眼未塞

傳言超化金華泉有一半面石人云休笑石人半個驗脚隨七十二海眼

遇見洧水叫我爹爹一自寺後北轉如纒

虎跑泉出

獨行默默狗泉再現穩脚不住暗至龍潭龍崖之嘴拋頭露面

水大

龍鼻之腦珠掛成

串一鼻下寺之前翻花舞練

益大到

臥牛坪轉眼不見偷下拐峪坡前射雁

雁坡名

蕭魚之口

如飢如渴一住望梅止之謂梅乾河亦自不覺月牙范村經此三家相託二處大石門柿樹灣煤井溝三水入之負之而趨

方山東河四水崖迴路轉尋伴問郭右枝綏水至郭灣會面胡地之頭村名超化之脚石人脚遇見涓水叫我

哥哥擁之而往東與漆合漆水在新鄭界

按遊記奇關可喜而於綏水左右兩枝脈絡分合伏見經行曲折無不縷析其穉綏

出於洛與法海寺碑密號古洛合當有所本但不可考耳

金

修德觀問道碑記

邑令劉文饒

南華真經云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上故往見之又云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按圖考之密縣東南有大隗山大隗之西有具茨山又南有襄城遇牧馬童子其在斯乎大隗東北有廣成廣成子隱居之地大

隗亦謂之崆峒見廣成其在斯乎襄城西北有古廢基俗謂之鷓鴣觀蓋遇牧馬童子之處也廣城西有修德觀蓋廣成子之處也而俗言唐季移鷓鴣崖觀於此者其言無據鄭古有熊之國黃帝所都其見廣成子宜其往返不一莊氏之云隨其所遇而言之或謂黃帝都涿鹿西至崆峒而史遷謂其遷徙往來無常處謂此也然世之言莊子者皆曰寓言觀此豈虛言哉黃帝當神農氏衰諸侯相侵暴虐百姓黃帝修德治兵教熊羆貔貅羆虎與炎帝戰於阪泉與蚩尤戰於涿鹿不順者從而征之板山通道未嘗寧居舉風后力牧以爲相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然後萬國和雖云景雲之應土德之瑞其分於道亦已遠矣是以廣成子於其間欲養民人以遂羣生乃告曰自爾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翦翦者奚足以語至道及其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間治身可以長久然後蹜然稱善告以無勞女形

無搖女精可以長生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吾形未嘗衰衆人皆死而我獨存黃帝於是且戰且學仙迎日推策三百八十年接萬靈於明廷采首山之銅鑄鼎荆山鼎成而龍下迎黃帝跨之仙登於天從之昇者七十餘人嗚呼微廣成之問其殆矣乎修德觀在崇崖絕壁之上前瞰大隗東望廣成黃帝之跡皎然在目廣成之言歷然在耳苟即其至道而有得者修之既修之又修之而不已德至同乎初則廣成之獨存黃帝之仙登將神遇而形接然後知莊氏之言豈皆寓言而爲誇誕者耶觀有道衆七人棲形崖谷樂志林泉修養之外奉事上眞力勤意篤玉皇三境殿宇肅清念問迥之跡不彰人徒以爲鵬崖之觀移置於此殊不知事跡不同觀亦異焉由是慨然發憤即其堂立黃帝問道之像繪遇牧馬童子與昇仙之像於其壁使人知其所由像成求余爲記余既爲之辨又告以黃帝見廣成子問答之意與黃帝所以登仙之道使

知莊子之言不虛人皆可以長生云爾

明

重修歐陽公祠墓碑記

鈞州同知方 瑜

宋歐陽文忠公卒葬於開封府新鄭縣之旌賢鄉韓魏公爲作誌銘蘇少公作神道碑名卿推崇恩卹優渥殆極一時之盛自熙寧以來五百有餘歲矣時物易遷興廢靡常國朝宏治中巡撫徐公恪修之既而就圯方伯楊公子器又復修之今年三月瑜行部密邑瞻拜於墓下巋然荒墟惟破屋數間冥器之屬半沒土中至求韓蘇二公所作碑銘而讀之而摧剝已久不可復見喟然嘆曰此先賢衣冠之藏也顧荒穢不治若是乎密令艾君儒聞之請以身任其事迺揣舊址萃羣力中爲堂三間東西爲廡外爲門各三間周繚以牆凡九尺未一月而告成艾君率諸生歐陽蛟等祈記其始末於石瑜嘗

誦二公之文而有感焉韓公曰直道而行屢以讒蹶卒寤而知惟帝之哲蘇公曰非不用賢有孽其間三起三償保其初終未嘗不歎公之既蹶而立既償而起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其道愈久而愈光蓋公以浩漫閎博之材而濟以剛正直方之氣議論風采抗絕流俗舉一世之人望者懾遇者避而莫與爲侶讒夫作孽乃甘心焉初貶夷陵再遷滁州又再屏居穎上將以抑其才也而適以善公之才將以毀其名也而適以成公之名如是而已及其定也肆受殊知入參大政生榮死哀始終無憾迨至於今追錄遺議從祀於孔氏之庭海內之士勃然興起以通今學古爲高犯顏敢諫爲忠濟時行道爲賢固斯道之慶也而豈獨公之幸哉且公嘗治開封繼包公威嚴之後務爲簡易不求赫赫之譽遺愛罔讓於子產厚德有加於卓茂甘棠之蔽桐鄉之葬所以繫邦民之思垂後人之勸者尤莫切焉而况文章氣節震耀凌厲與天地爭爲久長而不朽者乎

瑜也待罪於此得拜乎祠墓而與執夫掃除之役又以蕪詞託之公側竊附於韓蘇二公之後庸非幸歟艾君儒江西崇仁人也潔已愛民懋只來績可謂聞風而興者矣是爲記

遊超化寺記

袁弘道

萬歷己酉丙辰日出密城觀白松酌於滴瀝棚之崖南入超化寺觀洧水發源處溪流浩淼所至皆泉而金華泉最大月牙次之大竹蔽畝者十餘家竹之內爲池珠泉噴出蘆花如雪浪深可半里溪上皆稻田寺在昔爲勝槩今已廢昔溪面山左有古塔石門上題名甚多王晉卿諸人皆有題字一碑沒土中見其首知其爲北朝製也掘之字尙可識齊河清二年置白玉像碑陰有維那墨鸞名是嘗學於緇流者也程伯子有詩黃魯直有題額皆可搗溪之上多石壁亦有題名者渡溪而西僧塔甚多塔碑僅存皆唐

宋間人一塔八方每方皆勒名人詩鏤其句之景於石堆疊起伏其生公可中亭一面尚完好今之畫苑不如也東北行里許至一潭縹碧可愛上有危壁數駕鴛鴦浮其下見人驚起題其壁曰二郎洞乃還

報恩寺碑記

邑舉人閻周民

邑之西六里有寺曰報恩創自東漢父老相傳以爲光武迫於莽兵投匿常氏家有行十者貌肖光武莽兵大索常氏以十應光武得免斯時也呼吸之間社禩以之君爲重子爲輕仁義有不容並伸者矣其後莽就誅光武登極爲之置塚而奉之此寺之所由名也代遠跡湮寺存草屋數間僅足爲衲子蔽風雨耳有祖刹者易草而瓦易卑隘而崇廣焉水陸有殿佛像有殿浸浸乎名利矣邇者又集鄉之崇是教者爲祖師殿天王殿律之居民亦肯堂肯構之子也不可嘉乎周民常與黃子松濟修業其間既而同舉

鄉闈則斯地又吾發跡之所也朝夕燈火不得不追念其人之勞記之請可以墨而拒乎况昔賢大悲之作浮屠之贈亦嘗應其求而且增益其不能爲之唱酬留衣略其名而諒其行也予於利也將毋同

通濟橋記

尙書斬於中

橋在縣治之左衆水之匯也每淫潦暴集則易圯圯則鯨背伏而往來阻矣今年夏又丁其厄我海岱劉侯蒞任之初即欲興修以水源未涸恐妨農業故俟之天根既見之時捐俸礪石鳩工經始屬貳尹建陽陳君董其役君曰營度謀畫吾職也朝夕勤劬吾分也然而狐狸狐搢聃以飾成又吾懼也於是憚心綜理一磚一石皆目睹而置之不爲一時謀而爲經久計閱月告成闔邑僉頌曰君之勞君之澤也君則曰侯勞心而吾勞力侯施恩而吾布澤侯之勞且澤者大矣敢貪以爲己功耶遂勒銘以紀之然侯之

有造於密寧止此乎勸農桑繕城堞公編審撫字而寓催科聽斷而懷哀矜其勞其澤固有十此者是舉也特其一端耳因並及之

重修卓君廟碑記

沛人翁 深

密城內東北隅有卓君廟蓋漢太傅卓子康舊祠也子康曾爲密令稱循吏密人思之思之故祠之宜也歲久罹兵燹廟燬富平李君來令密攷邑乘修廢典不旁募士民獨出其俸餘鼎新之君子曰李君可謂通經博古事鬼不淫者矣禮士大夫之饗祀者有二里居以高節盛德惠澤桑梓者則祀之於其鄉服官能使教化大行著異政捍災患者則祀之於其筮仕之郡縣外是非諂則誣狄懷英除淫祀以千計特存四家江南韙之今漢史載子康新莽時託病去官者十五六年建武初徵爲太傅封褒德侯節可謂高矣鄉人誤認其馬則不較雖學近黃老然亦人所難者密人誦其長吏不繩以大法

而譬之人情其人慚悔而去教化大行蝗起河南諸郡國獨不入密境豈非所謂著異
政捍災患者耶夫如是又何忒於享祀也耶余又嘗讀漢史自宣帝嚴二千石之選綜
核名實得人爲盛然以武健從事往往失之過察卓以長者之意矯之不特惠密亦以
救漢治之衰也如此則凡爲守令者皆當於此乎取則焉又何疑於李君追崇之也或
曰何不書太傅書褒德侯而必書君曰太傅天子之上公褒德者朝廷之大爵非密人
之所敢私也且其爲密令時無此官無此封也密人亦祀密之君而已故曰宜也嗟乎
卓君往矣自漢迄今幾兩千年密之人猶君之密之令猶追崇之密可謂不負卓君哉
然皆自卓君不負密始也後之君於密者其亦有感於斯舉也乎丁酉十月書

答錢升階書

徵君孫奇逢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謂無一物一事一時一念而非道也真如日日飲不厭飲日日

食不厭食人不知只此是道故曰莫不飲食鮮能知味劉念臺曰三十年胡亂走而今始知道不遠人蓋恍然自得於飲食之味也耳所聞目所見無處非性命之流行則無處非悅心之理義此之謂知德此之謂知道孔子忘年忘食顏子有進無止皆有得於其味故不容自己吾丈既知於日用飲食中體驗著力之久其味自出此段事原不借力於朋友第無朋友則作輟乘之僕回想從前非得良朋提撕則墮落也久矣老夫日所望於同人者大家鼓舞相與有成昔人謂二炭相然其中焰生分而置之不獨無焰且將不然矣望日逢生手復

又答

孫奇逢

三無道人歸來謂寬夫超悟多快論能起發人之志意升階敦篤無僞言能潛消人之浮氣不期晚年得此良友亦不敢以衰邁自外也老夫聞之躍然呼酒與三無道人對

酌曰此正我輩今日第一件事也回首從前相與之人奮發者固有墮落者更多只爲提攜無人遂以此爲不急之務以因循而成廢棄甫登途而車已回矣二仲各具入道之長正好相資爲用或以頓或以漸及其成功一也總之以有恒爲主恒則無時不得力無恒則天地間事毫不與我相干故曰恒德之固也三無臨路草此不盡寬夫別字不及作報逢生頓首

惠政橋記

邑舉人韓繼文

密城西郭外有深澗澗水盈澗不常非橋梁不濟而密之龍脈發於高高蜿蜒東來遇水界止則城郭不得受氣焉過峽引龍尤惟橋梁是賴舊有橋石巒相半不甚堅完崇禎壬申大雨圯於水經亂未能復迄今咸以爲憾我李賢侯之蒞密也將及四載政成三異未嘗恃鉤筭而奸得未嘗勤敲朴而訟理未嘗工催科而賦足未嘗窮荏苒而盜

息未嘗塵綜核務姑息而民畏且愛即其薄書之暇修舉廢墜凡境內舊蹟次第興復率以百世爲量費且不貲而民不知病此必有不令而行之術焉客冬乘農隙議修此橋宵旰籌畫不煩士民捐金五百餘兩糧二百石庀材鳩工選石棄斲期垂永久時出相視以均勞逸民不怨讟而趨若子來工無滯留而成以不日跨海鯨鯢垂天蝦蟇投杖澗壑之上臥影波流之中可謂惠而知政矣興作之始西郭水涸忽湧甘泉以資工汲檻楯不備苦難猝辦虔禱山靈遂掘得石楯念餘章恰符規制靈異若此謂非濟人之誠所感歟橋旣成侯之功於是不朽矣謹記

學宮碑記

韓繼文

學者取法聖人期於明體達用展疇采於當官留功名於汗簡以無負我大聖人宮牆之望而後此心始爲愉快故凡宦跡所履莫不茲芬祀事聊罄尊崇於萬一頃緣乾坤

鼎沸廟貌傾頽裸獻無所而精誠莫達蒿目扼腕亦蒞政服官者之所同也密學燬於兵數年於茲矣前任崔侯建正殿五楹僅屬草創尙穿風日其戟門兩廡崇聖祠明倫堂俱蕩焉無存宮牆淪落過者興嗟今李賢侯以遼左世胄來守茲土謁廟之初不勝於邑卽慨然捐俸爲通邑倡黽皇經畫量日鳩庀首大成殿及樞星門丹堊重施輪奐增美使人知聖域之崇嚴愈切仰止之思也次建崇聖祠三楹使人知淵源自出雖聖人亦有親也而孝思不可以不隆次建兩廡十四楹列祀明賢使人知作聖有階盡人可至雖後儒亦能耐也而景仰不可以不切次建戟門三楹明倫堂五楹宮牆外望邃密闕深使人知五教敷於斯五典惇於斯而聖功王化庶幾次第而興舉也侯之嘉惠於密寧有涯哉是役也經始於戊子十月落成於己丑六月不勞民財不煩民力而成此莫大之功爲密造無窮之福文不敏辱在宇下睹此破蹟不能已於言謹識其略如

是他如侯之盛美別有記載固更僕莫能數也姑俟異日載歌棠芾焉可矣

清

關帝廟碑記

邑令李芝蘭

當炎漢式微之際羣凶竊據豪傑盜起帝不勝憤忿之心欲信大義於天下跡其協扶漢室忠義炳於日星歷代褒崇或以王或以帝豈獨有私於帝哉誠以帝之功德巍巍其食報固應爾也蘭於大清定鼎五年筮仕密邑竊以治民事神皆爲政之急務而兵燹虔劉之慘毒流祠宇焚燬無餘蘭於文廟寺觀創建修葺次第一新獨帝君廟在甕城內湫隘不稱豈所以崇祀典而妥靈爽乎惓惓於懷迄今五載恐瓜期屆而志莫遂也乃於壬辰秋卜地於城西門外庀材鳩工建造大殿拜殿各三楹左右廡樂樓大門牆垣禪堂一一完備費越千金匠作夫役量給工價咸歡呼踴躍未百日而工竣是皆

帝之威靈默相之入廟者瞻仰榱桷輪奐巍巍庶益思所以崇敬哉

敬一亭碑記

邑令王 珏

明世宗詔天下學宮建敬一亭於明倫堂後且爲之箴並列范子心箴程子四箴以垂訓豈曰亭也而亭之云爾哉誠以學宮者人才之所自出敬一者聖學之所以入也自密城淪胥學宮蕩爲瓦礫聖朝御宇休養生息二十年來次第修舉密始有學然殿廡外僅有明倫堂無復議及此者余每惕然傷之非傷亭之圯也傷敬一之義不明寄學宮於空名沒人心於功利也夫人而既讀聖人之書則必爲聖人之徒既爲聖人之徒則必學聖人之學何爲視聽言動失其則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墮其行也是學聖人之學而不知心聖人之心也夫聖人之心敬一而已心之發視聽言動而已敬則能慎其獨一則能止於善不敬則不一不一則不敬也此教化之所歸敬勝惟一之

傳於日星雲漢昭著於天而不可磨滅者也使由此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推之於鄉國天下有不人才出而風俗成者哉余小子承流宣化責有攸歸亭之重建意蓋有在嗚呼密之人士游茲亭者讀范子之箴當思心之所以正讀程子之箴當思視聽言動之合禮載觀明世宗之箴懷懷乎朝廷之法不敢輕犯庶幾心得其心者亦學得其學矣密人士尙勉之哉

丈石崖冬禊序

王珏

修禊春事也西京雜記所載暨王右軍蘭亭序皆於三月上巳若柏子池邊與鹽濯食蓬餌則正月上辰矣至於馬融西第頌劉禎魯都賦所稱如西北戌亥元石承輪又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被禳國子水嬉蓋不獨春爲然而秋亦然特未聞有修禊於冬者癸卯之歲時和年豐四境寧謐訟事簡稀乃十月三日有溫先生招遊雲莊遂訪紅

葉是日也天晴無風黃花白雲之間籍草聯飲致足樂也錢升階曰盍往觀丈石崖乎
奇峰聳聳怪石盤互碧潭龍霧沙洲雁雲俄至袁中郎醉書大字處日華夕照霞光璀璨
古樹歷亂藻荇紛披視金華泉猶襟帶也岸東有竹園琅玕千箇浮翠撲人而麥種
蒜秧之近於溪者又彌望皆是雖冬之十月亦何異於春二三月秋七八月時哉因偕
諸君子於曲水流觴賦詩紀事并爲之序云

城隍廟碑記

邑令李居易

城隍司土之神其稟命於帝與邑宰等故享厥祀潔其牲不獨爲雉堞之崔巍隍池之
深浚也立廟棲神人敬斯至神固不在漠漠焉矣予來承乏賂廟舍傾頽不敬莫大於
是乃庀材鳩工拙其椽之腐者補其瓦之解者鱗次其椽雷簷櫺若寢若殿若東西廡
之朽者圮者凡料若干工若干迄落成未嘗敢害民之力與財乃酌酒奠神召父老而

諭之曰神之爲靈昭昭也嘗在汝父老日用間特汝父老以神視廟以廟視神而不知以人事神故神與人不相接而人乘怠氣率多罹法網嬰三木囚囹圄耳汝父老其有率子弟孝友信義急公趨事者乎或若不孝不友不信不義不急公趨事者乎當其念之動汝自沈吟思維將進忽止將止復進者汝耶抑神之誘其衷也事行旣著邑宰旌其善而表之或按其律而罪之爲笞爲杖爲徒流爲絞辟極刑汝曰宰官耶吁是亦神之爲也神不神於神而神於宰官宰官不神於宰官而神於百姓之自善自惡自賞自罰嗚呼故立廟棲神是勸汝父老若子弟以敬也汝等不以心與神合是雖欲邀福於神神其享諸官之法在神其赦諸於是父老咸曰向以廟事神而不知以心事神今聞諭矣敢不戢志於是命工刻之石

縣治碑記

邑令衷鵬化

令承天子命宰一邑將以和神人齊上下除凋瘵之弊開樂利之源其臨民聽治之地必規模方正堂階高朗以尊朝廷而肅體統密舊治燬於兵瓦礫蕩然迨我聖清定鼎草昧初開履任者以西分司代之相循四十餘年偪隘殊甚且介在廟寺間陽陷於陰往往多不利則舊治當復不待智者而決也然或以爲傳舍或以爲不動公帑則損己而賈怨余心竊非之念前人不爲而待之今今復不爲而待之後是終無可爲之曰也夫無籍而創者難爲力有籍而興者易爲功今見在官舍諸材尙多可用遂毅然詳請各憲卜吉於舊址而興作焉區畫丈計董役分工木料之樵朽者易之磚石之破缺者補之邑紳士復樂義急公量輸物料計用舊材十之七增新材十之三雖層簷鱗次不下百五十楹未兩月而俱落成爰命役糞除灑掃潔牲牢祀司土禮畢肅吾冠帶登堂視事既退不禁慨然太息曰嗟乎是煥然一新者即向者瓦礫之場也萍蹤宦跡孰樂

爲此以淹歲月然乘時則速借便則省正可爲異日惜經費紓民力而還其舊觀即所以尊朝廷而肅體統也則是役也詎容視爲緩圖哉是爲記

檜陽書院碑記

在西街

衷鵬化

嘗誦大雅崧高之篇而歎山岳之鍾靈遠也漢魏以來潁川郡名賢接踵殆難更僕數至宋程氏二子出倡明理學孔子之道賴以不墜尤其著焉者也近代如新鄭高文襄禹州馬端蕭洛水呂忠節後先相望而月川西川雲浦諸賢尤能導源河洛類皆挺生崧嶽之墟其豐功偉烈碩德宿學足以彪炳一時聲施後世密近接崧東且居大隗溱洧之間相傳爲黃帝訪道處亦神皋奧區也豈遂闕然無人起而追蹤前修爲密之山水生色耶而密之名乃特以令此者之卓太傅著夫太傅抽簪新室封爵建武上接西漢經術之終下開東漢名節之始雖治密事蹟別無可考而其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二

語則立身行己之道實爲密之人士教之矣余蒞任五載觀密之人士多天資聰穎能讀書之才則蘊蓄於前安知不發越於後况竊麓靈秘所結磅礴鬱積意必有特立奇偉非常之人出而振川嶽之光者此亦有司所亟當風勵造就之也余夙有志乎此因於西街置地創建檜陽書院講堂齋房廊廡庖湢俱備爲學子肄業之地又置田歲收租入以充延師膏火之資揭朱文公白鹿洞學規於堂壁附以象山義利之說俾諸生朝夕服習焉庶幾得窺天人性命之旨致修詞立誠之功以備朝廷舉賢任能之用將見文章事業後先媲美川嶽鍾靈信爲不爽於以上慰太傅於馨香蘋藻之餘是則余之志也已

尊經閣碑記

衷鵬化

夫經不以閣而後尊也學宮必尊之以閣入學宮者未有不望而知爲尊經閣也然相

與習其名而忘其義烏乎可蓋天之生民雖同此秉彝而成已成物與夫大法大倫之所在非聖人筆之於經則學者亦無由討論其宏綱細目以爲從事之途故名其閣曰尊經尊聖學也按密舊志閣有三楹遭逆寇焚燬四十年來凡有事於學宮者僅修補殿廡以祇承春秋之祀未有議及尊經閣者癸亥夏余來茲土齋心謁廟悚然念之以爲經不尊將何以爲學也越戊辰二月始克相敬一亭後基庀材鳩工尅期集力自矢獨任其費而邑之鄉先生及博士弟子聞之咸來相厥事焉而閣遂告成於是巍煥肅宮牆之觀宏廓洞絃誦之響登閣祭酒式樂式虔乃進博士先生而揖之曰此聖人筦庫之寄也司教事者敬之哉又進諸弟子而揖之曰此聖人提命之訓也列鬢序者勉之哉雖然又有說焉夫宰縣者主法法莫備於律職教者主學學莫備於經然而畔乎經即入乎律危微之介人心道心之幾不可不慎也故律所以止惡而經所以導善人

自復其善自易其惡則經常先而律常後矣五倫經之律也百行經之例也嚴吾之律精律之例匪徒好之實允蹈之善乎王新建之說尊經也曰求之吾心之陰陽消長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夫如是則六經律之一心一心律乎萬善進之爲尊主庇民之業退之爲守先待後之功是閣不虛建而經不虛尊也嗟夫吾日見夫入學宮者之有人也而切切焉爲密人士望之吾寧謂密人士遂以余言爲不謬也而實切切焉爲學宮期之故不揣固陋而紀之如此閣五楹高二丈許自二月始工迄六月落成凡百二十日始終董其工者爲廩生傅勳云

文峯塔碑記

衷鵬化

青烏氏率以建置之吉凶相恐喝儒者多信之過矣夫世之信數者崇術信理者黜數要之見理不明爲數不精各相齟齬其是非亦難定耳密治東南隅舊有浮屠數級明末燬於兵密人士往往以不利科第爲憾夫儒者以毀淫祠攻異端爲事至於科第而又求庇於浮屠是何其言之刺謬耶密自兩進士外無掇巍科顯當世者豈果文峯故耶吾聞舜舉童土尹育空桑是未必以文峯而兆君相登巖廊也今其人曰巽地文明之象於理是矣而數未必然又曰卦氣之相對於數得矣而理又不必通然世之通理數者幾人哉其或因塔之建如磁之引鐵珀之拾芥氣類感而理數符亦未可知又何必不信其理不信其數而必不爲耶於是仍舊址計工而築之高二丈五尺從密人請也要之掇巍科顯當世豈盡文峯之賴也乎

利涉砭碑記

邑令袁良怡

密東馬漢河邑之要衝也左通汴省右達洛陽其有公私之迫急者遇水潦輒不得過行旅患之前任袁君欲礪石以爲砭工未半而山水暴漲盡圯於是往來者復阻余蒞任後念茲事最爲急務因相度地勢於上流五里店之西建焉伐石煨灰不月餘而功竣名之曰利涉砭蓋取諸易之義也在易之需曰利涉大川需須也飲食之道也飲食必資五穀凡吾民之糴糴往來者則利涉之次曰蠱蠱壞也凡有子能裕其家能幹其父之蠱者孝子也則利涉之次曰頤頤養也觀頤自求口實是吾民之口實觀上以爲養也則利涉之次曰渙渙其羣而不黨聚爲奸以害吾政者則利涉之而未濟求濟無忤於人不逆於天者亦利涉之非是族也不得以利涉言以故獨於訟則有不利涉川之戒然訟之大象曰窒惕中吉言不終訟也不終訟而吉即涉亦何嘗不利哉然則利

涉之時義大矣涉者勉之

重修光林寺碑記

邑令秦 勳

稽古帝王出治必法天天有陰陽寒暑則之爲禮樂政刑一張一弛競綵胥化中道也
儒道也降及後世乃有佛法其教一以寂滅慈悲爲本非陰陽寒暑循環之理故儒者
以異端目之然考佛之生在周昭王七年至匡王五年而終歷千餘載其法僅行西域
至漢末入中國自是浸昌浸熾徒衆日盛祠宇徧海內雖有英主哲后不能廢此亦必
有以致之矣嘗論之其道雖偏而不中然在衰世亦不嫌於矯枉過正昔聖人思勝殘
去殺之善人苟能如佛之慈悲則可以無殘殺矣世人利慾薰心憧擾萬端種種惡孽
從此而生苟能爲佛之清淨寂滅則可以無利慾矣卻利慾於己而以慈悲遇物其意
亦何惡於天下哉故以佛法視聖道則非以佛法訓末俗則善苟人人以佛法自修慈

悲而無慘刻清淨而無利慾天下同風豈非華胥之世乎密邑光林寺創始於拓跋魏
歷唐宋元明迄今幾二千年修廢者屢矣康熙壬戌前令李君新之歷七十載又將圯
廢紳士議重修費無所出以貨寺樹興訟兩年未結余履任爲平反之擇端謹者董其
事逾年而告成功焉因思余以涼德蒞茲土愧無以化吾民惟願遊寶刹者仰瞻佛像
生皈依心以慧劍斷利慾以勤修生覺悟凌兢無聞澆漓胥化庶幾惟禮樂政刑之遵
享太平無事之福即謂通於中道儒道也可

創建龍神廟碑記

秦 勳

先王之制祭祀也有泰折泰昭坎壇王宮是不一制所祭則自天地日月寒暑以至山
林川谷邱陵無不徧而廟祀龍神獨不見於禮經然吾知其非淫祀比也何則禮所祀
者五曰法施於民也以死勤事也以勞定國也能禦大災捍大患也凡皆有功於民則

相與俎豆之耳夫民以食爲天而農者衣食之原也故天子大蜡八皆爲農事而設蜡者索也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主以先嗇配以司嗇而百穀也農也郵表暎也貓虎也坊也水庸也凡有功於農者無不祀而龍獨不與焉夫雨暘時若歲乃有秋龍能承天布澤霖雨萬方甦既稿之苗而使之興其爲功不更大於坊庸郵表暎哉則祀之也固宜癸酉之夏彌月不雨密人士蒿目而望雲霓呼籲無應乃往禱於登封之九龍山甘霖遂霽歲乃大熟因謀於報恩寺之左肖像而祀之報其功以示不忘也丙子陽月功竣祈余一言勒諸石乃拜手而爲之記

樂善碑記序

邑令鄧正琮

乾隆丁丑夏四月大雨五月遂次雨越六月上旬雨盛遂大水於是大河南北被淹州縣凡六十有三開歸陳三屬尤甚始淹時猶相保相聯無恙也及水不涸禾不登夏盡

秋深貧者家亡富者土曠失業之民半流離轉徙就食於豫西天子憫焉詔遷江右大中丞胡公代豫撫公既至按行郡邑無虛日所至謚如已廉得其情會朝命頒賑且議疏鑿水道中丞奏請內帑三百萬金與之至豫並出豫庫數百萬金分使地治者主之友邦佐之察災之輕重戶之多寡酌給焉或執役更得食功焉民大悅聞而歸者十數萬人中丞曰未也有歸者有不歸者遂下令諸郡視流亡所在給之資而送之還於是歸者又數萬人中丞又曰未也有能歸者有不能歸者其老稚尪羸許有司發倉粟煮粥食之收集者亦數萬人而吾密故居西鄙又幸歲大熟前後留養蓋六百有八人此六百八人者既不自保而長流於他鄉又不能歸以就賑於故土苟鬻身而質陋將庸力而神疲其窮其慘固有出於鰥寡孤獨之外者乃皇慈以浹之憲德以綏之至周極渥庶其蘇矣然當是時民能無飢而不能無寒亦能爲暫而不能爲久也余爲惻然兩

司鐸皇然而密人士乃更殷然因各出所有以大拯之既蠲之粥之又從而澡浴之冠之帶之巾之履之且上下衣之未已也復相與留之益加惠之遲之又久而後遣之俾得飽暖優游如此嗚呼守土者率言例此豈例然乎良由皇慈被於先憲德孚於後而吾密賢士正人與夫國商儒賈莫不懷仁慕義因是油油樂善不倦也樂善性也由性之情而措於事實績也刊於石非溢美也是役也孰鳩之孰翼之孰駢從而腋集之闕一不可並悉誌其名

文昌閣碑記

邑令張廷敬

密邑在羣山之中柏崖具茨拱其前雲隴雪霽環其後澗洧襟帶東西潑洄滄蓄其秀靈清淑之氣蜿蜒而鬱積士之生其間者自多忠信瑰奇之材漢唐以來代有偉人而形家之言固不尙也余承乏斯土見其士敦直節民氣淳厚久而益與相安乃擇城之

巽隅捐俸建閣以奉文昌之神余竊慨夫元明以來立象學宮祀事維虔而道家者流乃造爲化書陰騭文荒誕鄙俚以褻神而塗斯民之耳目近代一二代儒間爲辨正卒未克修明而表章之爲神一洗其誣考天官書文昌宮六星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而春秋元命苞以爲貴相理文緒司祿賞功進爵然則文昌自應指星言士之修其業者宜祀其所主之宿而余之所以致敬於神而曲體乎諸生之志者蓋爲此也而今而後密之人士庶幾爭相感發砥礪正其誼而明其道於以追蹤古人毋徒以此閣爲震巽配合得形勢之利欲邀福於神以弋取科名已也

蕭曹廟碑記

邑令邱景雲

蕭曹二公祠之建其爲吏者師乎曰二公嘗相漢矣非可以吏名也然則其建於各州

縣之治也奈何曰蕭何爲沛主吏掾而曹則沛獄掾也吏豔之曰此中固有發跡者其人則奉以爲師爭自謹守以庶幾無過焉已矣密邑僻處山陬風淳而牘簡九房書吏向置主於房中祀焉乾隆癸巳二月前令張君倡率官吏建祠於治之東偏塑二公像合諸吏以祀之是年四月余蒞茲邑迨九月落成丐余文以記余聞二公之相漢也民歌之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無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然則清淨固二公之所以爲治者乎天謹守管鑰者爲吏而舞文弄法者非吏木訥長者爲吏而刻深務名者非吏觀二公所行與所擇吏之事其堪爲吏法可知也昔卓君之蒞茲土也余不知其倡吏者何若然史稱其吏民親愛不忍棄之余不敏治績未能如古而愛民之心則一竊願爲吏者慎持文法謹身寡過體余無欺之心以不欺於民馴至民輸誠以獻無情不得盡辭而友助親睦共享太平之福豈惟爾吏能法蕭曹而進身有階哉

即以幾於漢治之近古也當無不可

貞石亭記

邑令景 綸

天地浩然之氣磅礴鬱積或鍾於人或毓於物其正大堅剛不可遏抑者良由所賦畀者然也故雖歷世久遠終遇有志之士爲之發隱闡幽藉以勵風俗而式澆薄寧非甚盛世歟余以嘉慶辛未蒞密越明年七月邑孝廉王君彭年持孝廉韓君哲夫所撰貞石記及所徵貞石亭詩介學博王君朱亭來言曰斯石也不附權奸可謂正矣不畏疆禦可謂固矣命之曰貞宜矣惟二百年來棄置於荒煙蔓草中恐積久而人莫識其處且愈久而人竟不知其名也職是之懼竊欲因其址而葺亭以覆之并勒此記與詩於壁非徒以飾遊觀恣憩息亦聊以昭鑒戒耳敢請序余受而讀之而不禁憬然也考密於古爲鄗國小而侈羔曜楚沃怠緩成風其失正固之義久矣特地處高高之麓居天

下之中土沃而泉甘民樸而多壽其得於天不可謂非厚也方有明之季奄勢大張當時抗奇刑嬰慘禍百折而不同者固不乏人而奔走趨奉尊而戴之者亦滔滔皆是迨建祠之令下土木金碧窮工極巧更所在競靡矣乃獨此摩旗塊然之石義不苟就階陛以承譖佞之膝舉之不動鞭之不起其壯烈之氣洵足與楊左諸公爭光泉壤而顧聽其委於荒原幽嶺日炙雨淋與瓦礫同朽豈不大可惜哉夫天既已鍾毓而賦畀之矣寧終忍其遏抑而不彰暴露而不爲之護庇耶於是假乎人而誘其衷或爲之歌詠或爲之叙記或爲之采輯而搜羅行見巍然煥然焜耀於山巔水涯之次不僅翰墨之輝光丹雘之璀璨已也將必有勃發其廉立之心卓然與茲石同不朽者則此一亭也所繫顧不重乎予不敏承乏於茲暮年矣既愧政令之無聞深喜斯舉之有益而觀成有日願操楹載筆從諸君子相與賦詩宴飲以落之也是爲序

設立二十保義學記

邑令楊炳堃

今夫人勞思善處瘠土而無慮澆淫經正民興舍嚮學而莫言陶淑古者族黨州閭之會讀法飲射無非教也長幼揖遜無非學也而且鄉必有學家必有塾其民八歲而入小學舉凡孝弟忠信睦婣任恤之道類皆耳熟能詳躬行不忘風之淳亦法之善也義學之設其猶鄉學家塾之遺乎我朝文教覃敷治化翔洽溥海內外庠序盈門下而一鄉一曲力能自給者類皆就傳從師以教其子弟幾幾誦誦相聞風行草偃矣惟是沾塗之侶守菑畬者不乏貧氓隴坂之間習芻牧者類皆備趁此外牽車服賈謀升斗以瞻圻朝負荷斫薪業樵採以資饘粥若而人者欲其子弟之禮餽修羊經講牧豕蓋憂憂乎雉之爰走我大中丞程公方伯楊公太守栗公特於義學一事俛焉孳孳實力興辦比歲以來各邑報設義學者不下數百處炳堃忝牧是邦奉令承教於丁亥春大集

簪裾各輸囊橐每保設義學一二處城鄉共得三十處計捐地五頃九十六畝錢四千八百六十八千文每年可得稌息錢六百三十八千三百九十文營始維艱圖終匪易除一切捐項高桂通詳立案外用特立石將樂助芳名捐輸錢數及地畝房間四至坐落逐一開載永垂不朽所望後之君子舉善事而擴充之俾有基弗壞經費常贏將見陳書鼓篋四郊多絃誦之聲摩義漸仁比戶沐詩書之澤實不勝有厚望云

遊雲巖記

禹縣舉人馬士芳

樸麗子入雲巖見老翁歛膝端坐於巖內鬚眉如雪面奕奕有光知非常人趨前致敬老翁曰子何來對曰遊風后頂曰風后之遊樂乎曰樂風后頂與雲巖孰勝曰風后頂高峻雲巖幽秀各據其勝未易軒輊老翁曰風后頂高而露足大而無林孤峙天表而無所包含蘊育此外壯也雲巖在大壑中遠望巒然無所見比至前嶺角一轉萬象軒

呈恍惚變幻驚目駭矚巖之中雲氣森然嘯吸巖壁醞釀霖澤巖之外崢嶸怪石如入武庫矛戟森森深窟寒潭蛟龍蟠據以時出沒感雷霆而神變化又有蒼松翠竹奇花異草禽鳥五色飛鳴上下斑斕成文韻諧韶濩此內壯也老夫愛之故常居之徐又曰觀子衣冠動止豈業儒者乎對曰然曰既業儒知儒之眞乎曰小子寡昧何足以知之老翁曰孔孟而後眞儒輩出代不乏人其失也漢蕪唐浮宋陋祛此三者可以知眞儒矣樸麗子唯唯拜教欲有所請顧視老翁目已暝遂退

萬里橋碑記

邑舉人韓 堉

夫濟水涉川端資舟楫憑虛御險惟賴橋梁雖地有囂僻而空谷寂歷之區罕確略約皆橋之類如魯論吾夫子所嘆爲山梁者其即此也歟余嘗學稼於茲向無橋梁而地道流謙日集於谷自東徂西行人窘焉乃敬約同志得資若干鳩工庀材而橋於是乎

經始既成思所以名之者昔費禕之使蜀也武侯送之國門外橋上曰萬里之行自此始矣後因名曰萬里橋茲橋非九達之衢而窮僻之鄉可通帝京則於此發軔而振策吾烏測其所稅駕哉雖萬里焉可也因亦名之曰萬里橋

貞石記

邑舉人韓城

貞石者邑東山之片石也石無知之物也石而小無知之尤者也曷爲稱以貞貞忠臣義士烈女節婦之美德而以石當之則其爲石也大矣明季魏奄之禍甚於漢之常侍天子方寵嘉之惟恐不至令天下爲立生祠中外遐邇海隅山陬皆惶恐奉詔而密之令踰踰爾乃召匠氏鳩庀材物出府庫竭民財悉力經營一日常數省試其工之勤惰工拙將落成令徘徊於兩楹之間而曰異日者稽顙而後拜歎抑拜而後稽顙歎顧泥塗於斯則褻其藉以石顧語石工曰石欲其精如玉斯瑩三日之內將於汝乎觀成而

工皇皇爾裹餼糧陟巖巖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皆將有足跡焉後得石不圓而方中堅外強赫然有光工曰可矣乃量度其長短廣狹厚薄大小約其輕重拭其色叩其質計其工之勞逸多寡走告令令稱善諭士庶擇吉日將以致斯石而密之民攘攘爾石在摩旗之阪不能輦致故工勞且倍至日令親料丁役催財物檢械器使金工執金器木工執度器石工執攻器役人各執其物修道路治橋梁將沛然而致乎斯石至則工人相其勢度其形以審厥宜工曰木稱之扛以犄角角橫犄縱繩拑之拑以網維綱疏維密人承以肩如櫛斯比左之右之參之伍之錯之綜之卻行仄行連行紆行齊其聲桀桀然合其聲格格然將沛然而致是石而石則矻矻爾工曰非石有餘也力不足也承其彌縫老者易以壯弱者易以強將沛然而致是石而石復矻矻爾令又使人前執酒糜後執鞭箠曰用命者賞不用命者誅人畏誅而趨賞各鼓舞其力以必欲致是石而

石終屹屹爾工役相顧無策而令亦曰已而吾寧舍之而歸而其狀若有所惘惘爾異哉斯石其殆所謂抱璞自完者耶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言君子之潔身立行如石之介而能貞也因相與貞斯石貞石不往必將有他石往而應其求者卒之魏璫誅而祠汙且瀦石亦遂澌滅於荆榛草莽瓦礫中矣而此石獨存蓋正而固之謂貞

重修開陽廟碑記

韓城

開陽廟之由來舊矣創建不知何時而重修者遠之在明嘉靖十四年近之在乾隆八
年也邇來瓦解土墮又患傾圮邑紳趙君名揚目擊心惻命子執桓約鄉鄰吳誠宋立
誠等捐貲募衆親董工作既修正殿並修東西之三仙廣生兩殿而山門道居樂樓各
數楹則其所創建也是役也趙君之盛舉不可以不誌且是廟固余所嘗疑而欲辨之
者又不可以不誌蓋三仙廣生之祠所在不乏開陽之名惟吾密有之而廟而祭之者

僅此一見也相傳以爲淫雨霏合經句不霽相與祈晴其中無不立應此說近理近亦有效之者至於奉其神以爲黃帝則疑當爲炎帝之誤蓋昔先王之制祭祀也凡有功烈於民者即以其功烈祀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農能植百穀則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后土能平九州則祀以爲社若夫洪範休徵又時暘若羲仲受命宅曰暘谷調劑陰陽莫此爲重後之王者將丘其主以爲之司如農之爲稷后土之爲社非得以火德王之聖莫克有當此者於黃帝何居其在月令曰孟夏之月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今祝融之祀徧天下而炎帝之祀不傳疑偶見諸此也夫旣爲炎帝矣不稱其廟曰炎帝而曰開暘者何蓋其廟在開暘山之下故鄉人因以名之云爾且夫開暘之名固與余之稱炎帝者其義有合也

玉仙觀碑記

在牛店西潁水南岸

韓城

壬寅春正月吾友近義冉君造余而請曰吾里之玉仙觀崩解久矣余與諸君約衆捐貲鳩工庀材幸竣焉煩君爲文以記之玉仙觀余嘗數過其地面山背河廟甚幽雅獨其巍然而臨於上者環佩丁東茫然不能考其爲何神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數者不在祀典余懼立言之無從也固辭焉越數日冉君復來曰前感君言再至其地尋古碣得筆載至正年間里人數禱雨其地輒應因重修焉前人亦有記之者矣君踵而增之可乎余曰不可夫祁寒暑雨古有其制然粵宗祭水旱者也若夫山林川谷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宜有祀故後世有禱雨於龍神者意本諸此而於玉仙乎不聞冉君曰抑余又聞之玉仙亦名帝仙邑之東有廟曰天仙邑乘載其爲舜妃娥皇女英之祠茲之云帝仙者倘亦帝舜之二妃而益之以癸比者歟余曰如是言是尤荒唐

不可考信而惑之又惑者也夫堯揚側陋降女嬃汭則立廟宜在其鄉之土即檀弓所載舜死蒼梧三妃從之不及而世傳其溺於湘江以死則其廟又宜在湘之濱如昌黎之所記黃陵碑是也何爲而祀於密也君其果於信俗而善爲附會者歟未敢以爲據焉再君作而言曰迂哉君也天下有借端於此而致用於彼者固不可以拘墟之見致令事之不舉也古者鄉社醯臘春秋祈報各有所祀而後世無之術有序黨有庠而後世無之此廟爲吾里遠近適均之地吾里俗近古無商賈奇裘游觀技巧之誑耀而民安素業若於農隙之節會祈穀報賽飲射讀法則里俗可興而鄉子弟之秀良者同延塾師課詩書習禮教舉於是乎有藉焉而必求其神以實之毋乃彘彘拘拘之見而不適於時者歟且有其舉之莫或廢也余聞之而瞿然曰是也

壽聖寺碑記

邑舉人李曰巖

縣治東舊有寺曰壽聖背山面河高高峙其西柏崖具茨拱其南每天氣清爽散步山門外則見羣峰盤紆環列如屏而溱流之經邱尋壑朝宗而東者復爲之襟帶焉余爲童子時嘗從鄉先生遊其地阻雨大雄殿因目余曰是爲佛記稱周昭王二十四年天竺王妃摩那氏夢天降金人生太子至穆王三年明星見而道成爲世尊西域稱聖人焉其爲教也大率以空爲色以滅爲明其書曰佛覺也覺一切種智復能覺有情如睡夢覺也與吾儒盡性至命之道不同然能絕嗜欲公貨財布衣蔬食隨地而安可謂無所動於中者矣故士之蕭散孤介而不欲違其本心者往往匿跡其中或亦有可取歟余唯唯迄今思之吾儒之教何獨不然夫復禮必克己養心在寡欲未有役於物而猶可與進於道者彼憧憧逐逐陽以慕夫道義而陰以隨其貪鄙者又何爲哉所異者焚頂燒指斷臂鬻身禍福之說動於中以至變本加厲耳漢永平間佛始流入中國其間

聖人迭興而禪林之建造例不爲禁豈徒孤獨廢疾者有養哉世固有理所不能喻法所不能防偶觸於暨嶺鷄園之說不覺廢然返者畧其短而用其長亦未必非覺世瞶民之一助也是寺之興廢屢矣甲寅春因山門菩薩閣之舊增新之夏五月兼修大殿工竣將勒諸石猶憶少所聞於鄉先生者言雖創而意亦有當也因撮其要書之以爲記

觀音閣碑記

邑歲貢錢九韶

余村舊稱仁里諸父老嘗備述其盛矣國朝定鼎後戶口殷繁室廬櫛比村之東數武有觀音閣翠瓦朱樨掩映雲樹間閣外溪流透池架橋而渡坦衢如矢遠可馳馬綠篠青蓮之茂映帶左右故其時流寓諸君子如楊雪樵翁古古綽惕翁馬芥史每登閣臨眺作爲詩歌殘碑敗楮至今猶有存者康熙四十五年波臣爲患綠圃藍畦概成沙鹵

閣亦傾仄不可支鄉前輩移建於村之西北隅瞿曇寄棲已五十餘年比來水道南還
丁線月波仍抱村而走且園圃日增雜以楊柳數千株芙蕖數萬本沃沃菁菁之中樓
臺隱見前人所謂繞門環秀水夾岸茂香杭者今復見之有志者久欲建閣以還其舊
適邑侯馬鐵厓夫子攜善青烏術者遊歷至此徘徊久之曰嘻此地別有洞天哉第街
首畧無關鎖必豎一閣使風迴氣聚將文運昌明必大有可觀者余謀之族兄太民兄
慨然曰此余夙願也即日會我同族以及二三戚好各量力捐輸鳩工庀材於乙酉晚
春經始至新秋而告竣仍肖大士神像於中增火星眼光二神像於左右檠栴崢嶸金
碧煜爚可謂有志竟成矣因思士君子克自琢磨掇巍科拖金紫原屬分內於閣乎何
與形家者言詎可盡信耶惟是花晨月夕偶一登臨攬巖上之煙雲挹畦邊之風景有
令人傾洒襟懷曠然自得者斯舉又烏容已耶况安神靈而肅觀瞻俾皈依大眾懷懷

乎隱若大士之伺其惡而佑其善者八垢淨盡十行同圓則牟尼象數不可補禮樂政刑之所不及哉是爲記

邑侯楊公重刻卓君祠捐田碑記

公名泰超

邑舉人張耿南

密之思卓君猶周之思召公也雖然思召公不過周人而卓君乃自漢迄今猶耿耿於心而不能去卓君即深仁豈能及於千數百載之後密人即好德豈猶念於千數百載之前所以然者賴有繼卓君者爲之日引而月長也繼卓君者不數見民曰安得卓君也而卓君之名益彰繼卓君者不數見而幸見民曰復見卓君也而卓君之名又益彰由是言之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豈不信哉邑侯江津楊公今之卓君也蒞任以來顏其堂曰懷卓又於大隗鎮卓君祠命式廓之又於縣治內卓君祠命修葺之歲時禋祀齋戒躬臨必誠必敬吾密士民幸從今之卓君以事昔年卓君十有四年矣己巳秋祠事

畢拂拭殘碑訪問故老知有香火田三十畝而捐田者爲余高祖公召余至諭曰善不可不傳於後非以爲名以存實也吾至密十餘年軼事僅得大略使遲之又久文獻無徵捐出之人不可考即所捐之田或有不可知者褒德侯何恃而不等於皋陶庭堅乎是宜有言以垂不朽君念先德其具述以聞余維先人無所爲而爲善小子何容表暴又維公之有是命也豈余先人之爲爲卓君祔田也亦豈卓君之爲爲吾密民心也公以民心爲心而永矢其俎豆前賢之心而且欲觀感而興者共矢其俎豆前賢之心推是心也愛古人不敢薄今人敬古人又何敢怨今人古人不可及而可及今而後數數見卓君矣今而後日引月長之名不獨卓君矣夫一事之舉而用以相勸於無窮公之德也密之幸也雖闡幽顯微余先人與有榮施而與人爲善其量莫大有不敢戴爲私恩者余何嫌而不勉承公命乎余高祖捐田事在康熙間謹述端木請公裁定以勒

諸石云

賀任夫王子登賢書序

邑舉人張紉芳

嘉慶丙子吾密登賢書者曰王子任夫榜甫發邑人翕然曰固知必爲王子也又曰是爲發軔王子未可量也又曰是爲片玉一枝王氏大有人也爲是言者非能盡知王子而嘖嘖人口衆無異辭勦說歟雷同歟何據而云然歟蓋王氏爲密之望也久矣余方童穉趨承庭訓聞所謂吾密某某者世德也端人也或師友燕集杯酒品題聞所謂吾密世德與端人某某其選也即間至桑陰荷渚吟漁子之雌黃採耕夫之月旦謂某氏者有賢父兄某氏者有肖子弟自少及長耳熟心醉大約以王氏爲首稱厥後遊歷庠序從事賓賢晉接乎都人士鄉先生則見童顏鶴姿古道照人皓然若采芝於商山者王子之曾祖耀九公也寬厚渾穆莫測涯際淼乎若叔度之千頃者王子之叔祖用貞

公也其十長余者曰敬之曰勉之曰乘之並王子之諸父也其爲人也謙謙自牧諤諤然有所可否其爲余姻者念祖王子之從父行也其爲人也和而能立若玉之溫潤而栗其他邈兮弁兮有造有德所謂循循規矩不問而知爲誰氏子也而王子者少而孤敏而好學賢書誕發若先路然則進未可量而繼起有人人言無間余且尤而效之不自知其阿好否也天下有無得失之數人之以力爭者多矣至功名知遇則曰是命在非人所得主也今王子知遇不啻人人代爲主之人果得而主乎主之者仍王子也王子能自主乎主之者積善餘慶之由來者遠也余存此語於意中未敢以聞於人是歲嘉平李子延榮錢子九扶郭子大馥等求余言以賀王子余不敢以無徵之諛厚誣君子因述向所聞見者如此過此以往其聞見視昔異同何如則尤幸王子之有以示我也

示我也爲序

王孝子傳

滎陽翰林孫欽昂

王太學格凝字道夫密人事嗣母郭以孝聞咸豐癸丑春有粵寇引避者皆以族呼太學太學曰吾母老且病動則殆矣寇亦猶人吾寧以誠相感郭時年逾百齡轉側因人聞警麾子婦令去太學室人張婉言慰藉侍奉不少離左右寇至以狀白酋酋異之呼太學與語益異之既而顧謂其曹曰吾輩自越而楚而皖而豫轉徙數千里間守令輒先期率邑人遁去或叟於室焉或媪於室焉罕睹其子婦頃見此人誠孝子也吾不可以犯孝子之門遂餽以黍肉而去

迂翁傳

孫欽昂

翁姓憲始號曰愚因所行多疏遠而關於事情人恒以迂目之翁曰迂較愚爲愈矣遂以迂自號相傳以爲迂翁云翁年近古稀而色若嬰兒口呐呐然造次不能以自達家

不中貲而期期艾艾有慷慨激烈之風經歲大稔翁家室嗷嗷左右支絀而親族之貧困輒減用以周之即不能必憤然曰吾深疾夫自豐而不恤其親者闔邑賓興局翁經理有年每科按名資錢千五百及更手減三分之一翁欲捐其數以付之而未果乃色然曰吾深疾夫有力而不充其費者昔范氏義田呂氏孝睦田翁嘗考其條約而釋道不衰於是積資治田三十五畝名孝慈田曰吾爲不孝不弟者警也吾爲教孝教弟者勸也且爲可教孝而不教孝可教弟而不教弟者愧也居恒以古人自律而於世人多白眼人咸以爲此不達時務之迂翁也翁偶聞之輒應曰唯翁字定侯名致麟王其姓

李脩館先生德教碑銘

孫欽昂

檜陽李脩館先生諱芸生以同治十年八月十九日卒於里第春秋七十有二是年十

有一月葬於城西北之原門人執紼而送者數十百人既葬會哭將退咸瞻望徘徊戀戀不能去一口謂欽昂曰先生固自不朽所著三可堂集莫不目爲文章盛業益不朽然其一生行誼志於幽而未詩於顯仰溯淵源來茲其何以昭示也是宜碑銘銘之則莫如子宜欽昂不敢辭時先生之子茂才宗沆早沒孫元楷嗣門人以告元楷舍杖再拜則相與刻銘文曰隴西之裔育繇晉陽有明遷密世務耕桑曠僚而貴天爵揚揚贈公曰玠誕生哲人神光照舍芒耀星辰沖齡多故靈萱早彫煙寒土鏗家室漂搖贈公有行遠遊汝邑仲叔父母撫之成立束髮受書羣兒莫及事叔父母如事父母藹然孝子交稱衆口歲值饑疫天災流行痛失所撫俯仰伶仃含辛勵學由苦得卓弱冠就試芹宮秀擢由是科歲試輒冠軍文名鵲噪硯鐵生春贈公迎還涕洟汎瀾歡承菽水循彼陵蘭藹然孝子里黨嗟嘆叔父之債身後累累人久焚券焉望其歸百計拊擋而竟

歸之追成先志傳爲盛事聞望日增鸚薦屢膺年近強仕賢書始登令即大起抗節金貂用作霖雨九野流膏用操鑑衡滿月當霄鞭頑朴梗亦足以豪天胡斬之浮雲蔽目若益其疾實高其躅授以遒鐸鳴應山谷士習翫階厲俗儒潢汙行潦朝滿夕除淺根薄植搖落須臾不有哲人孰破其愚矯矯先生吐納閱深松柏蒼翠悠悠古心文成一字百鍊精金譜爲風雅抗墜其音教先敦品力振委靡篤因其材栽培無己罔曰蔽明明司以耳聲入心通洞然條理大鳴小鳴叩者驚喜宋儒之理漢儒之經春華秋實茂育羣英巍科颯舉揚于王庭親知皆云三族推仁久交而敬方之平仲又如彥方德被一鄉人感其惠而畏其剛君子慙慙遜謝弗遑人亦有言往者城守率衆登陴寇聞遠走倚重官民敍功惟首君子謙謙勳勞弗有廉本於孝施無望報責己恕人罔非身教豈獨斯文開示蘊奧哲人萎矣山木頹唐愴動遐邇况列門牆冰淵遺訓追念涕

滂辦香敬蕪略次行藏用垂厥後後人有作世澤芬芳發舒磅礴勒石爲銘壽同嵩
洛

重修光林寺碑記

邑進士丁建業

密治東光林舊寺昉於拓跋魏二千年來完廢度新踵事增華諸凡流連光景之詞前人述之備矣己卯秋德涵陳翁蘭閣王先生吾鄉老名宿也偕步禪林見佛殿山門半蝕風雨周圍垣牆幾盡傾頽慨然有重修之志爰與住持寂瑞等約會陳白玉任諸公各捐募以勳厥事越明年鳩工庀材易其木之朽者鱗次其瓦之解者葺牆垣補階砌若佛若應真若前後左右廊廡諸神像以次繪飾費越五百餘金經起告成凡百五十日也工竣先生召余至僧舍煮茗接談相顧而樂之是夕藉榻就寢夢一老僧龐眉兒齒入室序寒溫道及因果之事余曰聖賢之爲善無所爲而爲者也有所爲而爲其事

雖合乎天理其心已純乎人欲故佛氏福田之說君子弗道也僧曰子之言善矣然用以律已則可用以律人則不可用以律君子猶可用以律天下之人則斷不可何則佛氏之因果譬諸聖人之刑賞有因慕賞而爲善者但與其善而不責其爲求賞而然也有因畏刑而爲善者聖人亦與其善而不責其爲畏刑而然也使以刑賞導民而復責其慕賞畏刑之爲人欲是不激勸於刑賞謂之不善激勸於刑賞又謂之不善人將無所措手足矣蓋天下上智少而凡民多刑賞者爲中人以下施教因果者爲中人以下說法世固有理所不能喻法所不能防偶觸於鷲嶺雞園之說爲之廢然返者安見慧劍慈航不足以濟刑賞之所不及也語畢飛錫出余急起挽留洒然驚覺乃悟釋之與儒立教雖異其大意約歸於覺世牖民而先生之有志竟成彌老彌壯者殆以是也是

爲記

重修三仙聖母殿碑記

邑歲貢王魁臣

嘉慶己卯余再館於登密之交越明年門人張子大文以三仙觀重修三仙聖母殿丐余爲文意不自意也而重違其意既復携所繪圖示余余觀其地突起高阜餘氣左右環抱如丹鳳之張其兩翼膺綏谿尾馬嶺塢柏林陰翳儼若羽毛地形固勝是宜有仙靈棲止而爲民降福者矣惟是覽圖之所載三仙觀蓋統名也有玉皇殿宋史稱玉皇大帝真宗親祀之有老君殿唐史稱玄元皇帝自高祖世祀之有祖師殿明稱北極佑聖真君後改稱真武人祀之而皆知之即靈官在招提爲王姓出釋典在九天使者廟中爲張姓出太平廣記或不盡知而亦莫不知之側爲子孫殿主宜子孫前爲龍王主河爲蟲王主百蟲將軍驅害稼者祠最古尤婦孺所知知而祀之宜也獨東北隅一殿所祀三仙聖母爲不可知則曷爲祀之乎或曰舜之三妃娥皇女英癸比是邑韓哲夫

孝廉嘗辨之矣俗又指爲趙玄壇三妹特出封神演義田野人樂其怪誕之說而儒者不道竊見道家供三官像皆冕旒儀爲王者一爲天官司天二爲地官司地三爲水官司水乃三元之正神茲母乃竊其名而易其貌以爲天之道惟陰與陽地之道惟柔與剛水之道惟河與江既祀三官何不可更祀三仙遂施雲冠玉佩復加徽號附於岱嶽天妃之尊而歌動人以示異歟未可知也然而旱則祈雨甘霖澍矣潦則祈晴百穀成矣婦女羅列無所引嫌晨夕拜禱既樂且耽時有不和凶荒天札里之人恃聖母慈愛而罔不悅久矣且夫聲靈赫濯依庇萬民而莫知所指莫知所始者無過都邑城隍之神然奉勅建修廟貌徧天下王公侯伯封各有差胡爲者信乎聰明正直能禦大災捍大患者之必宜在祀典也而又何異於三仙聖母之莫知所指莫知所始哉董是役者善士吳暄等六人衆咸景從經營於戊寅之夏落成於己卯之冬瓴甌一新牆垣四固

丹青金碧焜耀乎其中旁及鑪案無不供具斯亦足以昭誠敬而妥仙靈矣餘材所施並妝靈官法像此報德之盛舉且以邀後惠於無窮也故序之如右

聖水峪記

邑舉人李統一

密之東北隅有聖水峪峪於文爲山谷此水出山谷間故稱峪有石穴徑六七尺深可丈餘水出其底居民以磚石墊之高六七尺周圍兩丈餘上鋪石板下向南有門水出其中世所稱聖水峪池者也其名聖者聖神明不測之號此水有數異人不能測故因以名焉其異奈何凡山谷之泉皆以旱澇爲盛衰此則亢陽連月不爲減霖雨彌旬不爲增有夷險一節之象焉此其異一也歲將饑則漸減或停而不流甚或伏而見底底有小坎深不盈尺汲者以瓢挹之終日如故及將豐則漸增漸盛不數日而湧出池門居民以之占豐凶有前知之象焉此其異二也下流有水磨及鄭州之東船亦行焉雖

合衆流而此水力獨巨得之則磨加疾船加載磨夫篙工皆知之此其異三也北宋都汴以汴水運糧汴源出滎南大周山東北合京索諸水而聖水自西南注之至中牟爲汴水故此水亦爲汴源父老相傳曾有海菜從池中浮出寺僧以篩承之得菜數筥則其源通尾閭可知此其異四也有此數異人以爲不測故名聖也更有甚異而頗涉不經者嘉慶癸酉河南大饑人相食相傳此池涸至底底有平石若牀羣兒輒嬉遊其中及甲戌之春忽見老叟臥石上叱之曰速去狗且吠汝兒驚走出甫及門水已在其後矣此語雖不經然以上諸異推之安知穴底之非龍宮耶穴純石無土摩挲既久皆光滑如砥水甚清而色黑有遊魚長數寸出沒水中至池門即回終不出人亦莫能得焉池上有龍王廟以池水黑故稱黑龍王且以別於池西之黃龍也池之東北有九嶺號九龍口其西北有小山塞之名蜘蛛山有羣龍吸蛛之意俗譌爲孤山則淺矣光緒甲

辰有白銘堂者世居嶺上謂聖水雖載邑志而語甚畧未足盡聖之字義請余爲記余因續之以俟後之採訪者

密問 代平原裴芳山作

邑舉人韓維屏

歲在丁丑十月之交予閱新纂邑乘見其繁簡合度體裁釐然讀方竟適有遠方客至夜間相欵客顧予而問曰子密之世家也當稔知密吾宿聞密多佳山水欲徧遊焉子盍爲我言之乎予應之曰皇皇宇宙無窮奇偉叢爾吾密太倉一粟烏足以污客聽即賢士名流之過此者不鄙爲嗜嘖薄爲溝瀆亦幸耳又奚足當客之一盼耶客曰子毋撓謙願聞其詳予對曰原夫密古爲鄆國是高辛氏祝融之墟也在禹貢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其地雖不甚廣而有分土有屬邑載於詩著於傳固古建國也秦併六國改置郡縣至漢高祖平定海內始置密縣屬河南郡此密之所由昉也其後晉屬

滎陽郡隋屬鄭州而總曰密縣唐武德三年改爲密州不久尋改爲密縣宋時因之元改爲密雲縣屬鈞州明仍改爲密縣屬禹州國朝初因之今改屬開封郡蓋密之由來也舊矣星分柳之七度處辰火闕伯之地豈周初封鄩而爲闕伯之祭主乎此其錫名分野之可攷者也試以山言之環密皆山也其正北青屏峻秀實爲縣治之主而爲衆山之鼻祖其後則三峯特起勢插雲表邑中望之儼若三台是曰雲瓏亦號侵雲迤西而開陽雪霽雄偉凝重是邑人禱雨之處也又西則起伏相連勢如遊龍是曰龍崖再西傘蓋香爐相對並峙而土人亦呼之爲小頂云若夫山頂平衍方正端嚴在山海經所云浮戲之山下有綏谿綏水出焉者實縣西之大方山乃若勢高而大林木森蔚甍甍之徑非樵不登所云上谿中谿下谿者而總曰香谿山以及壤接鞏汜界連登封是多異草兼產幽蘭爲蘭公夫婦化鶴之處則有如蘭崖鳳凰諸山凡此皆嵩之東麓縣

治西北之名山也其西南諸峯形如削成望之巍然而雙峙者則海山與香山也連亘而南復折而東一峯特起高出羣山形如俯澗是曰栲栳又東曰火門山夷堅志所云墮門山居五箭之地者即指此也而俗亦訛爲火煤山云至於古柏茂林下有龍湫者爲栢崖山若水經所云東西承雲二水出其下流經超化則今之破荊即古之承雲歟至若與承雲脈絡貫注重峯疊嶺各據名勝則有如七敏大鴻石樓大驪而總名之曰具茨山蓋極密山之佳麗而爲縣治之大觀也極東南曰風后頂高與雲齊半在密而半入新鄭界矣邑之東北地界滎陽岡阜匝中起一峯山上有孔以石投之鑿然有聲傳云軒轅立旗於此故名摩旗山稍東則天欲雨而雲先出其氣蜿蜒而南注者是爲雲朦亦曰雲母山又南橫亘數里高僅十餘丈者實古之所謂恭山而今亦以其形如浮舟遂共呼之爲浮山焉若夫龜山筆架之以形名朋山橫山之以地名大驪張果

之以人名蜘蛛鬪牛之以物名以及爲岡爲陵爲阜爲邱蓋有不可勝言者矣客曰莫高匪山既切仰止莫潤乎水願再聞命對曰密之水澗溪沼沚積而成川清湛可以見鱗險隘不能通舟然而積一勺以成多附衆流而東注其脈絡亦可詳數也密水莫大於洧其源出馬嶺山流經超化而以金華泉注之其勢始大其西南一支又爲平陌河源出登封許由坪東流隱現不常過靈羊洞入超化注於洧其西北一支爲綏水源出大方山流經宏農太守張伯雅墓復東南經士郭亭流入青石河襄水注之至超化西北匯於洧正北一支爲子節水源出黃柏澗達瓦店古押川南合柳溝之水附於綏以入於洧他若西流泉藤花腦泉凡縣治西北之水皆附焉洧水東流不數里而縣治東之滴瀝泉自北注焉又東則承雲二水自南注焉又東則朝陽水瑣泉微水蛟河水楊河水雲崖水曲梁水零鳥塢水馬關水或南來或北赴一一注焉又東南至交流崖而

與溱水合所謂雙洎河者是也溱水之源出自滎陽在密極東北界獨爲一支經五虎廟下太山廟達响潭河南入於洧蓋溱洧合而即屬新鄭界矣若夫交華泉之懸流數丈湍激如花南泉澗之夾岸伏流水聲潺湲以及飛泉瀨之巧如夏雲石號錦洲龍池溝之石罅叢泉滴瀝成聲者則皆增遊觀之勝覽助詩賦之雅趣焉他若虎跑泉則太子宜曰之遺事傳焉白龍潭則李公生祠之遺像在焉更有如龍池如甘露如靈感諸泉不可枚舉總之千潭萬溪要皆同注於洧合於大河以期朝宗於海則是密之水也客若惠顧敝邑僕請向丈石崖前洧水灘上盤桓於雲崖瀑布之間覓仙蹤以醉高風以酬山水之願若他有登臨僕恐未能從也客曰設險以守國信如子言山重疊而水環曲其形勝不可恃歟對曰密在萬谷之中即山爲城即谿爲隄地近兩室形號如堂澗溪阨塞道路逼仄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轡比羊腸之多曲似鳥道之難通此固有

地利之可恃然終不如人和之為臧客曰形勝不必辨矣然夙聞貴邑風俗醇樸今何如乎對曰士重節義俗尚廉恥急於奉公勤於自治深愛儉約最惡華麗語音皆同嗜好惟一明動晦休男耕女織恥於鬪訟拙於謀利不奉佛教不信堪輿終年勞苦而無一日之逸有蟋蟀樞楡之憂忠無鬪雞走狗之氣習蓋地寥故民貧民貧故多忠短於謀故無出外貿易之人安於愚故有土著不易之俗客曰密俗誠善矣亦有人物卓卓足以光史冊而輝閭里者乎對曰千里一聖百里一賢賢聖未嘗無也十步之澤有香草十室之邑有良士人才亦不乏也密雖彈丸亦應有之一言乎神聖則有若風后大騏真人一言乎儒林則有若侯霸張德一言乎德行則有若卓茂索長官一言乎政治則有若杜君美明格公葉預陳綱一言乎忠烈則有若常十朱敏汗魏登科馬體健郭光斗一言乎義行則有若王順牛全韓忠韓恕魏尚謙許文明一言乎文學則有若張

純方舉董聰張全張麒楚愷楚麟劉楫歐陽周閻周民黃縉韓繼文郭達文煒王慎行
馮昌期陳錡一言乎武威則有若劉先黃孟英劉廣劉傑閻閱一言乎仙釋則有若上
成公卜成蘭公夫婦一言乎貞節則有若萬氏楚氏錢尙德女方氏梁氏之雙節蔡氏
李氏魏氏之一門三節一言乎隱逸則有若盧照麟晁沖之一言乎流寓則有若翁深
趙御衆楊思聖禹好善斬于中阮漢文韓原潛此皆有明以前之賢豪載在邑乘昭然
可接者也客曰我朝人文蔚起踵事增華子何妨約略言之對曰請舉其概若閻澤長
李士珩開科名之先張問明郭耀較立事業之隆鄭有四錢佳選闡理道之精楊孝陳
邦寵劉清端木世奇周維翰韓元燾陳榮我先大祖天眷公樹節義之望李遐齡司南
鄧隆屈正宸周相張星爛蔡良瑞陳杲宏政治之才陳日章張體仁黃在中張大椿石
璽馮松年鄭樹疆韓一模周維城韓完李曰巖魏士俊周繩文錢永春張維新蔡靖等

擅文章之譽楊權郭鞏明王九域谷萬年周裕元張森吉李咸亨陳宏韓杲李景侗張
瑤光楊耀何宗孔禹永年黃溶韓一楷樊鍊呂廣周夢熊張煇韓士行楚漢等敷文教
之澤蔡得吉顧之麟韓萃業喬芳秀李見龍陳日旦傅元國副武師之用此則僕之所
能道者若遺忘而未及道者固多而勳業文章不可量其所至者尤多也大抵密近崧
高河嶽靈秀之所鍾代不乏人第愧僕雖幸邀科名出宰百里然終恨不克自振拔耳
客曰士生於密可嘉者多物產於密而稱良者不亦多乎對曰密之所產不在地上而
在地下者則煤其特產也他如綿紬山繭之類亦間出焉羽族則紅鶴鵠鷄鱗族則鯉
鯽鯊鮎木則栢楸桐榆藥則蒼朮首烏菓則杏柿蔬蒜種則大麥小麥而穀豆馨粳亦
附之其所產者不過菽粟布帛實無甚奇異耳夫物以人而重地亦以人而靈向使密
地非近天子之邦處河洛之近雖有佳水名山奇人偉士亦烏能聲稱於世若是哉客

輾然曰善哉密乎山水有深厚之美谿壑有屏藩之固賢哲擅中州之盛民物近淳古之風生其地者紀異則天仙白松蘭崖偶鶴觀古則講武雲崖訪道崆峒覽勝則拾翠青屏挹嵐大駮閒遊則觀魚洧水披襟仙崖或入超化古寺或登力牧荒臺或瞻典型於卓廟或探蓮經於法海洵中州之闕區實如堂之勝概目雖未覩心竊慕之子爲我細述焉其亦不啻臥遊也已於是命僮剪殘燭酌芳醪極賓主之歡竟長夜之談惟聞雞聲喑喑不知東方之既白

民國

貞石亭記

邑令汪忠

登泰山而覽秦斯記功之碑過魏郡而讀黃初頌德之碣千古貢諛華表獻媚青珉者往往而在有心人所爲呼山靈而一慟也乃不謂瑋異所鍾隱見之際若有鬼神遂留

從古所不經見之奇蹟若中州密邑之貞石有足矜者貞石在城北摩旗山之陽長丈七尺三寸厚尺許闊五尺二寸父老相傳明季魏奄當國勢傾朝野阿諛者爭建生祠斲石爲祠中拜石石不肯往百計驅迫中道復還卒莫能致邑人神之閱二百餘年迄於前清邑宰景綸擬建亭保護之未果民國丙辰查君正綏莅茲邑賡續前議捐金提倡邑人士釀貲鳩工六閱月而告成時余權是邑邑人士請記於余余不文而累辭不獲竊以爲天下之物能常存宇宙歷風蝕雨淋而不壞者莫壽於金石故前人文字每藉二質以流傳而年湮代遠金雖貴也易燬石雖賤也常存是二者之壽石較永焉顧石經殘字珍若球圖石鼓遺文躋於雅頌及夫零碑斷碣寸璧尺磚往往湮沒於荒煙蔓草之間出發於牧豎樵夫之手不有石焉人何由彰不有人焉石何由顯然彼皆記其人而永其壽此獨避其人而永其壽且彼皆以有文字而見貴於世此更以無文字

而見貴於世斯亦奇矣當權奸驕張之日正人君子震威懾勢方且難脫其牢籠而以礫礪無知不縉不磷獨完清白於空山是兩間正氣不伸於當時士大夫者竟借塊然剛介之質以伸之斯固息壤不能矜其神砥柱不能凌其節也錫以貞名誰曰不宜然則此亭之構所願與邦人君子共興仰止之思何幸於歲時伏臘醺酒絃歌其間而樂厥成也是爲記

詩歌

金

超化塔

王庭筠

蒼山亭亭如覆盎佛塔東西屹相嚮林頭初月射重簷黃金丹砂擘生光中華此塔第
十五圖說所傳信不妄智慧薰成舍利靈夜半奇芒時一放想見當時阿育王魔叱神

工鞭鬼匠雲車瘴海輓炎沙沙底黃腸三萬丈石擬方面幾席段鐵鋼瘦中腰鼓樣工
夫巧密業長久位置雄尊氣高張地皮浮水膚寸許旱溢與之俱下上高山軀山夏秋
雨雨潦橫縱威相溢帖然並寺向東去終刼不敢生波浪天龍圍護夜叉守山寺平安
塔無恙塔前樹秀老不死樹下水流多益旺再拜初嘗一杯甘洗我三千煩惱障

重陽後遊超化寺

元好問

西風裊裊度僧窗盡得諸山草木香却恨汴梁三日醉不來此地過重陽

宋

贈法海寺平闍黎

秦觀

寒食山川百鳥喧春風花雨暗平原因循移病依香火寫得彌陀七萬言

留別平闍黎

秦觀

明
綠盡山城且不歸此生相見了無期保持異日蓮花上重說如今結社時

超化寺

阮漢聞

曲洧疏源處羣山擁化城繞門環秀水夾岸茂香秔地借祇園勝淵流定水清嶮崖藏
紺殿雲蓋覆丹楹月滿標慈相巖虛應梵聲綵旛筵上動寶坐空中盈出鉢龍非豢依
牀虎不驚講時花欲墜齋日飯彌精花自拈來笑盧因折次行揚雄徵半偈袁盎悟三
生瞥見嵯峨嶽疑聞縹緲笙法王遺了義深願覺迷情

遊大鴻山

阮漢聞

茲山盤鄭郊絡繹連嵩門西南開黛色曠曠迎朝颺幽巖隱洞壑陽嶂資陵園溟濛翠
微裏灑落漢泉噴雲端攢秀嶸林際窺仙源上古有真人身晦道彌尊肇來軒后駕虛

心求玉言鼎成御飛龍
遭迴升闕崑往牒信可稽
退墟無復存惟有桑榆日
向夕照秋

原

入超化寺觀水村

袁弘道

頽巒疊谷瀉溪光石山題名尙
李唐竹葉送陰遮古寺稻芒
隨水出山莊一林過雨蘆

花白半壁疏雲荔子黃
猶憶西風紅蓼裹桐榜載酒入瀟湘

潯生員張雲瑞次韻此而饒有好風光
鑿井耕田似古唐帶月僧歸紅葉寺對

花人醉白雲莊山深樹接千重翠
水漲溪流一綫黃日在空山
圖畫裏何須載酒問瀟湘

白松 二首之一

李攀龍

孤根一託蕊珠宮不與
蒼華粉黛同夜暗龍鱗
銜處照天清鶴影望來
空條封姑射千

秋雪蓋擁蘭臺萬里風
非爲子雲能作賦誰知
玉樹本青蔥

前題 三首之一

吳國倫

何處松標歲月深
蕊宮寒色畫森森
龍文細結清霜老
麈尾高懸赤日陰
二室迴疑開
雪嶺三花遙復妬
珠林由來帝子顏
如玉詞客偏含萬古心

前題

李及秀

帝女荒祠向夕陽
亭亭玉樹幾滄桑
績來榮悴成今古
偶爾興衰歷漢唐
明月庭前迷
素影疏風天半落
奇香鼎湖龍去靈
根在手澤還同世久長

前題

李朴

黃虞人去幾千秋
嘉樹蕭蕭野寺留
不見華胥好世界
猶驚春色在枝頭
青天霜幹垂
今古素質寒光照
海洲一自廣成問
道後西風蕭颯不勝愁

前題

張文耀

嵩少峯前帝子祠
孤松三秀鬱參差
誰將地下含香骨
幻出人間傲雪姿
華表鶴來珠

客 鼎 元
是樹蕊宮花放玉爲枝清風永夜搖環佩知是魂歸月下時

前題

楊思聖

老樹何年植軒轅事有無霜紋飛素雪鐵幹冷棲烏赤日風雷急空山魍魅趨榮枯應不到天地任荒蕪

題索長官祠

潘恩

絕代循良跡於今尙見之人間懷舊德山側擁新祠白石懸蘿帶清風淨竹枝幽禽時一語助我夜來思

大隗鎮卓太傅祠

顧炎武

拱木環遺寢空山走部民循良思舊德執節表淳臣几杖中興禮丹青御座親至今傳俎豆長接大隗春

白雲莊御史溫源別墅
在超化東巖上

焦欽寵

買山曾有約卜築遠塵氛
溱洧籬根遶崆峒屋角分
竹搖蕭寺月塔補石梁雲
曉日開窗坐漁歌靜裏聞

清

前題

孫博雅

潭南花縣舊知君話到當年
涕洟殷解綬懶聽西掖漏
浮家愛種北山雲牀頭金
盡仍留客笛裏聲悲豈用
文最是蓼我不忍廢獨吟
遺句對斜曛

前題

梁廷授

三年不見老王孫每念雲莊
屋漏痕君幸腹中書未燬
我慚囊底瑟空存傳餐或
肯仍留客乞食寧羞再叩
門爲報麥秋當早計江淮
蝗子若雲屯

前題

鄭 芭

山護間亭雲護扉
窺人燕子故飛飛
繡衣驄馬當年事
獨坐疏簾看落暉

前題

登封翰林耿 介

高齋伏青岑
白雲入戶裏
中有幽棲人
不爲蒼生起
架多古皇書
交盡天下士
旣倦四方遊
卜居臨溱洧
參差瞻貝闕
浩淼聞流水
離離秋園竹
媚媚寒花蕊
當軒有獨樹
興來一徙倚
晴沙集鳩鵲
素波遊鯪鯉
物多適其天
可以悟生理
君情久寂寥
我意亦如此

貞石歌

豫撫吳熊光

委鬼當朝乾兒附
汝楨首上建祠疏
靡然天下盡從風
土木紛紛賜額著
戴德成德立
中州伐柯探石匠
爭赴崧高維嶽峻
極天三呼曾置祠
官護宵壬膽敢肆
摧殘磬破隣

啣神共怒萬手琢磨竟徒勞百牛拉拽不能去奴輩任作叩頭蟲屹峙幾曾移寸步當
其窮工獻媚時祠中像以沈香塑金銀珠寶作肺腸詎料貞珉獨與忤此蓋聖門剛大
氣直殛張生似狐兔否則左楊忠義魂化到名山媿刀鋸堪歎鼎鑪石不如首先拜倒
有魏顧一時舉國病若狂蠅營狗苟更無數內惟湯竈外貪漁遺毒國亡迄罔寤安得
砥柱鎮中流稍挽狂瀾奠黎庶我昔撫豫殷景行笑他闈媚俱何處

前題

員外郎吳麇枚

有明叔季繩維綱紹璫隻手遮天闔金鑑沈淪九鼎沒木妖土怪紛翱翔生祠供奉九
千歲靦顏羅拜皆冠裳雕金爲蠹玉爲罌式歌且舞斟瓊漿屈膝階庭藉巨石庀材羣
赴山之陽嵩嶽雲根作霖雨忍使斧鑿潛相狀琢磨之工積歲月竚見祠宇生輝光長
繩盤旋一千尺萬牛迴首心忙忙鞭石拜石石不動掣曳難與爭毫芒巧匠躊躇賤工

怒謂石倔強非嘉祥二百年來星物換完璞壽世流芬芳刻桷丹楹竟安在但見苔封
薛蝕雲蒼涼我聞人物各異性受中天地厥心臧匹夫有志不可奪浩然之氣大且剛
羣倫震蕩資鎮定名臣正色登巖廊陣堅如山敵莫撼將軍効命臨疆塲我心如石不
可轉中流誓欲挽瀾狂繫彼浮沈汨榮利朝秦暮楚恣披猖子雲著書竟投閣坐上驚
歎收中郎國士委身卓與莽介如有占胡相忘當時崔顧黨逆豎曹徐傅許毒焰張忽
逞陰謀興大獄羅織善類東林殃狼貪鼠竊濟狐媚亂生有象如蝟蟥豈知區區一片
石巋然屹立靈巖岡石高數尺廣袤丈峻嶒瘦骨凌冰霜男兒立身不如此鬚眉七尺
空昂藏誰秉史筆傳貞石垂之千秋萬世爲民坊

前題

邑舉人李元滄

摩旗之山高侵雲山下亂石如羊屯中有一片方且瑩百年古苔蒼龜紋摩挲誰題貞

石字問之父老陳其源爲言故迹出前代至今野牧避嶙峋明祖誓碑象禹鼎魑魅偷
朴么跳奔北寺屢竊太阿柄當頭委鬼猶猙蹲障日直欲裂鼈極凶焰狂撼天柱掀衆
正血作恒星隕衣冠袞袞皆兒孫崩角嵩呼九千歲逆祠獻媚爭牲牲大木巨石盡蒙
垢山靈夜泣聲爲吞當時守令伊誰何亦復隨例脩奐輪茲石偶此遭物色千鍾雷動
擢山垠太璞雖離五丁死萬牛饋輓車折轅當時驚吁舍之去貞堅永保蒼崖根頑廉
懦立正氣伸僉佞徒爾廳中塵我聞擬下米顛拜舛疑中有東林魂何當覆以百尺之
亭繚以千仞之垣磨以崑山之玉濯以天漢之津九原呼起宋安民刻我新詩當其臆
長使介節留千春勿令雨淋日炙荒荆榛

滴水棚

邑令李鵬鳴

拳崖懸泉驪龍守掌擲珠光不見日碎蟠碧泓誰能拈盤陰幻溜銀牀朽忽若漏屋補

鍊石幾年曾試女媧否太掖仙人摘曉星倒看青天小如斗上有黃帝千尺松種松下
此施大手流霜獨活立水鳴收雨雨師收不走聲聲滴瀝復聲聲年年滴瀝巖壑清

講武門

錢青簡

戰敗蚩尤騎旅徒雲巖深澗葬兵符千秋永罷干戈事蔓草寒煙鏖陣圖

移建索長官墓碑

有序

邑令景 綸

余以辛未秋蒞密披閱志乘知邑西南三里許有五代索長官墓越明年展拜
其地墓旁臥殘碑剝苔剔蘚儼然當年讞虎像而雨淋日炙樵牧磨磷深慮日
就澌滅乃移於城內索長官祠俾工植而嵌於壁仍於墓前樹石表之因作七
言律以寄感

小隊行郊拜古墳殘碑空臥古城闌千秋盛蹟遺前史五季昏時獨此人畫圖幸傳慈

惠貌威儀常現宰官身我來憑弔思循政想見當年虎亦馴

滴水棚

沈浦

一片懸崖水涓涓不斷流有泉通地脈無處辨源頭幽壑晴還雨深林暑亦秋相如多
客病愛此爲淹留

響潭響潭水所經

邑貢生周集祥

文殊謁罷道心清坐看澄流下古城地不虛巖懸瀑布滿天風日聽雷聲

知雨瀨在謝村保

周集祥

白鷺羣飛集石汀漁人指點水波靈常因細瀨能知雨博得潮聲夜半聽

大隗懷古

邑生員錢青簡

十里晴嵐翠色重捫蘿引蔓訪遺蹤臺沈力牧荒叢棘洞老軒黃秀古松石碣糝糊秋

月照丹爐冷落曉雲封漁樵指點真人處知在煙霞第幾峯

鄭莊公塚

邑舉人周訪禮

平原遙望塚嵯峨鄭伯遺蹤尙未磨坏土曾經鄰志借寤生幾被俗傳訛墳封馬鬣空
秋草陣作魚麗付逝波遺愛何如東里彥新城祠宇薦馨多

韓繼周繼閔遇賊護父同時死難贊

事見人物志

韓城

父曰子兮寇不可管子曰父兮親不可忘兄曰弟兮俱死何爲弟曰兄兮吾去安之慈
父孝子難弟難兄天下皆死一家獨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天下皆亂一家獨治

徐貞女

事見列女志

韓城

姑嫜雖未識大義敢忘之魍魎誰能禦冰霜獨自持心維辦一死目故無羣兒三尺孤
墳在烈風時一吹

驅鬼有序

邑貢生錢九韶

超化東五達之衢沙石不毛近深淵而多鬼數年間死其地者十五六人矣庚寅冬有喬子者復死於此狀更慘毒余爲文禱於本縣顯佑伯之廟三年以來晏如也甲午首春結社以酬神貺作詩三首以紀其事

金泉東下大河隈路控咽喉五面開沙上青燐蝕夜雨橋邊白骨長秋苔煙深古道人蹤少水泛斜陽鬼哭來曾記喬郎絕命處荒蘆斷草有餘哀

顯佑堂前禱祀誠三年保障果分明吹沙射影么魔盡白日青天道路平兩岸垂楊常繫馬一灣芳草好聽鶯鱷魚不犯潮陽地碧水寒潭澈底清

十里春郊翠色含香花酒醴逐神驂多年殘魄消爲水幾縷孤魂化作嵐社鼓纔停山寺北笙歌又起水村南暄闌歲月今須記甲午新正二十三

雙柏行

錢九韶

印月軒中風謾謾

柏子得之鄭州印月軒

撲落柏子滿地綠拾來藝種洎之陽三年翠葉始紛郁爾

時家祠初告成移將雙木對兩楹有如仲寶年方少何時方稱棟梁名於今屈指三十

載風霜冰雪顏不改皮膚皴作老龍鱗虬幹聳作淩雲彩交柯聯枝濃陰布全因從前

培植固殷勤寄語後來人愛此嘉樹須保護從來樹人如樹木根深葉茂無傾覆不見

臨安大樹枝文錦千秋照天目

景賢祠落成大仲丞程祖落以景山麗澤四篆字書於額六月五日楊蕉兩父台

率官屬暨多士六十人行釋菜禮甚盛事也詩以紀之

邑拔貢張體恒

超化在山經註稱馬嶺塢嶺上多桃花嶺下多脩竹紅綠雜參差泉源互洄沓每當春

夏交香風扇綺縠禊修丈石崖詩擬箕箒谷有時讀水濱波光侵牙軸以此稱名勝淳

風常穆穆我公下車初春郊甘雨足省稼倬雲渠恂恂訪遺俗居人再拜言謹如公所
囑往昔亂離中高賢多芳躅或則居江淮或則家河朔或則隸陳蔡或則處嵩麓翩翩
車馬來高居一峯獨鼓篋兼山堂寤寐勤思服公曰有是哉何啻光明燭於焉卜祠宇
千載同私淑東市買瓴甃西市買竹木樸斷一以勤輪奐宛在目中承聞斯舉笑言願
同勗錫以古篆文榜署水邊屋維時六月中撐蒸火雲蠱炎煽扇四時赤日何炎酷維
公及寮采祀事虔且肅旌旂導委蛇駕言出城曲鸞和響玲瓏童叟競奔囑同人六十
餘侑匍薦羹餼西采月陂芹南刈弦高綬椒漿奠雲彝花盞羞芳醪肅然升成拜笙歌
聲簇簇爐煙裊細縷蘭香鬱清馥竊若靈之來飲食樂紛郁感此緬古風幾若往而復
憶昔羣賢至兵燹氣初伏我祖卜鄰里來往相徵逐洽比締婚姻雍睦敦宗族入室蒸
芝蘭著述滿筐篋如何百餘年手澤了不屬寥寥白龜囿空餘字半幅渺渺夏峯歌遺

絃疇再續躡屐雙門間石刻不忍讀范陽舊瘞銘徒貽子孫惡諸賢蹟尙多半供傳燈
錄不有景賢祠姓字詎耳熟祠成公之德俗敦民之福磅礴毓賢才龍文扛百斛華表
鶴歸來音曼空中玉昂首欲問之回風響謾謾青天千萬里安得乘鴻鵠但見馬嶺塢
嵐光滴清綠

石城陪懷孫果堂明府

邑舉人李芸生

當年同棲嶺上雲綠陰滿地坐論文林泉風景還如昨獨聽山蟬對夕曛

義僕行

有序

邑歲貢王荷誠

光緒戊申密民郭姓之僕某救主被戕尋與俱斃忠義足嘉也作此以勵世
嗟哉義僕忠於主隨主馳驅遠服賞相將自榮來距城三里近鄉土盜劫主於途手刃
主之股主人負重傷不絕氣如縷僕奮不顧身徒手乃用武已一而盜三如螳螂之當

車攘臂而揮斧，鬪之而不勝，腸出腹，亦割主之家人，越宿至昇之於城，鳴官府，堪恨仇頭，尙未得與主俱死於城隍之廟廡，誰爲雪茲血海冤？則恃上有神明之召父，一聞嗟哉，義僕孰與伍？罕見於今，倣之古侍中，血常新，司農笏同柱，忠君孝親，不量力，則有馮媛之當熊，楊香之搯虎，誰云當世無英雄？此僕血誠，蠹天柱，是宜爲之抒公論，聯士譜，下爲登報章，上爲鳴鐸鼓，請旌表之，絲綸入忠義之祠，宇享祀，不忒於千秋俎，豆馨香歌，且舞庶使百折不回之精魂，眉揚而氣吐。二闕

輓陳烈婦鄭氏八首

事見列女志

邑廩生韓秉鈞

待字深閨二十年，結縭陳姓亦良緣。天彰婦節促郎壽，莫作紅顏薄命憐。就義從容世豈倫，凝妝待斃瞞家人。行看鵲發呼阿舅，到此方知婦殉身。堪憐烈婦命多乖，來嫁妝奩借釧釵。瀕死猶留清白骨，肯教趙壁落塵埋。

贈舅瓊瑰用意深相攸名族費搜尋而今完得終身事說盡生平一片心
烈婦從容殉節時曾言季世路多岐身能自愛惟一死李下瓜田兩不知
飲醜逾時氣便吞經三晝夜色猶溫爭傳面目如生日微露鼻端一縷痕
自是兩間正氣凝些微醜毒浸何能靈光不散垂千古常對玉壺一點冰
清和奠雁到重陽夫婦百年此一塲忍得須臾同不朽人間並識有陳郎

密縣志卷十九

雜錄

祥異

周靈王二十七年春無冰鄭饑

景王十九年鄭大旱

二十一年夏五月火昏見壬午鄭災

二十二年鄭大水

顯王七年大雨三月

三十五年韓旱

東漢明帝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彌行兗豫

順帝永建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傷災

四年司隸荆豫兗冀部淫雨傷稼

殤帝延平元年九月洧水盛漲泛濫傷秋稼

獻帝建安十七年七月大雨洧水溢

唐憲宗元和八年四月大隗山摧

時許州大雨溺死千人

宋太宗淳化二年澗水四溢

眞宗咸平五年七月霖雨惠民河溢

按惠民河即洧水

高宗建炎五年汴京大饑

元世祖至元三年四月至七月鈞州新鄭密縣霖雨害稼

順帝至正三年二月鈞州新鄭密縣地震

十九年鈞州新鄭密縣皆蝗食禾稼草木俱盡所在蔽日礙人馬不能行填坑塹皆盈
飢民捕蝗以爲食或曝乾而積之又罄人相食

二十二年鈞之新鄭密二縣蝗

明神宗萬歷十六年大饑人相食

四十四年蝗

四十五年大蝗

思宗崇禎四年冬大雪五日夜澗谷皆平禽畜僵死民絕爨火雪融尸見者不一

五年夏淫雨六十日夜陵谷變遷屋洞傾圮

六年夏大旱

七年蝗飛蔽天

八年正月流寇數十萬屯聚密境屢薄城下焚殺甚慘秋復大蝗蔽天布野

十一年大旱蝗

十二年大旱蝗

十三年大旱蝗道殍枕籍人相食

十四年春闖賊圍密三日城破知縣朱敏汧教諭岳士瞻死之屠殺甚慘

清世祖順治五年霖雨連月

六年春羣狼入城噬人知縣李芝蘭禱於城隍廟即日獲狼十餘患遂息夏大旱

七年春文廟告成明倫堂產芝三莖夜間奎星樓有光如火

聖祖康熙二年蝗蝻遍野

四年夏大雨東城崩

十一年蝗飛蔽天

十三年六月大旱

十四年正月雪霰結如球五六月大旱

十七年騰食穀禾

十八年春夏大旱秋月淫雨民饑

十九年旱大饑疫

二十年瘟疫傷人甚衆

二十六年春夏大旱

二十八年春夏大旱

二十九年自春徂夏六月不雨禾稼枯牛瘟十死八九民飢

三十四年四月地震

四十八年大旱

五十三年八閱月不雨

六十年歲歉

六十一年無麥民多飢死奉憲煮粥以賑

世宗雍正五年縣西岡麥出雙穗

七年大水

八年大水民房倒塌壓死人數百洧河上下衝民田四百餘頃

十二年大水

高宗乾隆十四年大水壞民居歲歉牛疫多死

十七年夏旱

十九年秋禾大熟

二十一年霪雨害稼

二十二年大旱道殣相望

二十七年夏大旱

三十年夏大雨雹

三十九年春多紅風黑燄歲歉

四十三年夏無麥

五十年春夏旱多大風秋無禾

五十一年春人相食疫大作

五十二年大有年

五十三年夏多騰不爲災

五十五年大有年

五十六年洧水楊水瀑漲

六十年麥禾大熟多雙穗

仁宗嘉慶元年夏蝗飛蔽日不爲災

二年冬大雪三日平地三尺

三年夏旱洧水楊水出火蝦

六年秋七月大風壞田禾

七年夏旱飛蝗過境

九年夏旱

十年秋七月地震

十一年大有年

十二年春旱

十三年大有年

十五年春旱

十六年春旱

十七年春淫雨麥歉收

十八年春大風晝晦夏大旱秋淫雨隕霜殺蕎麥歲大饑人相食冬十二月地震
十九年春大雪道殣相望夏麥豐收瘟疫大作人多死傷

二十年夏淫雨人多瘡疾冬十月地大震

二十一年春夏淫雨人多疥疾秋七月李家岡產芝八本以上舊志

二十五年春淫雨歉收

宣宗道光元年四月二日午刻有紅黑風自東北來晝昏若夜七月民多霍亂病二二日

輒死城內尤甚

十二年夏蝗蝻蔽野秋疫作

十四年七月龍見十月雷電占主糧貴千日後果驗

十五年溱水暴漲近水村莊淹沒殆盡

二十七年大饑

文宗咸豐三年六月二日粵匪由鞏竄密屯聚北召次日薄城下夜城陷焚大堂

五年正月二十日夜禹匪王紅磚等入城放火劫庫城守營王青山死之次日竄鄭鄭
牧督民兵擊之遂潰八月蝗不爲災

六年八月蝗食秋禾災九月蝗食麥苗縣西尤甚

八年四月四日雨雹麥歉收

十年流寇擾密焚燒房屋屯觀音堂六日附近被害尤甚

十一年有星如虹長竟天東西莫窺首尾

穆宗同治元年夏大早有蜚爲災

二年春大霜麥全無秋大熟

四年正月四日天大霧以風閏五月大雨雹害禾

五年捻匪屢入境掠男女燬室廬

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大雨河水瀑漲壞田廬

九年春膳食麥災夏四月地震大旱冬十月雨麥種十分之二

十三年大雨雹傷稼

德宗光緒三年大饑道殍相望人相食

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大風晝晦無麥秋大熟

五年大有年

八年夏四月朔日食

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夜星流如織至晨始止

十三年夏龍見五虎廟秋黃河決鄭州

十八年萍果再結實

十九年六月二十日大風拔木田禾傷

二十四年閏三月十八日地震五月十三日天大雷電以風雨雹如拳太木盡拔洧水兩岸尤甚

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九日雨雹麥歉收秋冬大旱禾全無麥未播種

二十六年春饑六月開倉煮粥放賑七月清帝西狩

二十七年正月十九日大風霾晝晦

三十二年夏大水瀕河淹沒甚多

三十三年熒惑入南斗夏大旱立秋前三日雨播種穀豆尚收五成

宣統元年秋黑蟲食禾狀如虬蜒捕埋之災稍減

二年冬樹被甲

俗名玻璃占主兵變

三年秋太白經天慧見良維長丈餘地震十二月宣統帝遜位

中華民國元年改用陽歷不置閏

二三五七八十二等月例爲大月三十一日四六九十一等月例爲小月三十日二月平月二十八日閏四年閏一日爲二十九日

秋大旱冬

微雪麥無苗

二年春饑開倉平糶秋大熟

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大雨河漲壞田廬

五年秋大旱禾盡枯

六年春饑南方稻米由火車輸入人賴以活

七年大有年秋大疫

八年秋大疫太白晝見至十一月滅

九年夏大旱禾盡枯糧價騰貴米麥飭值百錢

十年秋淫雨傷稼歉收

舊聞

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隨園引帝王世紀云帝夢大風吹天下塵垢有人持千鈞之努驅羊且而占之乃得風后力牧二相

史記封禪書鬼臾區號大鴻黃帝大臣也死葬雍故鴻冢

枹樸子黃帝東到青邱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蔭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探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隄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授神芝圖還陟玉屋得神金訣到峨嵋山見天皇真人於玉堂

抱樸子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滑子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尋風后著體診則受岐雷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治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遂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罔極也前漢書地理志韓地角亢氏之分野也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陰潁陽長杜陽翟邾東接汝南西接宏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也及詩風鄭陳之國與韓同星分焉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自東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分

唐書天文志柳七星張鶉火也初柳七度餘四百六十四杪七少中七星七度終張十四

度北至滎陽滎澤並京索暨山南得新鄭密縣至外方東隅斜至方城抵桐栢北自宛葉南暨漢東盡漢南陽之地又自洛邑負北河之南西及函谷逾南紀達武當當漢水之陰盡宏農郡以淮源桐栢東陽爲限而申州屬壽星古城周鄭管鄆東毓密滑申鄧及祝融氏之都新鄭爲軒轅祝融之墟其東鄆則入壽星柳在輿鬼東又接漢源當商洛之陽接南河上流七星係軒轅得土行正位中岳象也河南之分張直南陽漢東與鶉尾同占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龍朱鄭之星也龍始於角入於亢氏密古鄆國春秋初屬鄭又唐天文志云角亢壽星也中角八度終氏一自管城至開封唐時密隸鄭州即管城說嵩云壽星分野北連太室之東

史記天官書云房心豫州也管窺輯要云天市垣西南第八星曰鄭入房三度

唐書云嵩之東氣連鶉尾明以來密屬開封古魏地魏與衛接為室星界密在衛南與衛非無涉乙亥志亦志柳東室西為密處

路史高陽氏紀帝之曾孫曰黎及回黎為祝融祝融氏號也祝融職也本非人淳翟敦芒天明地德名黎為祝融回亦為祝融皆職

臨照四海是食火土黎辛帝嚳以回代之回食於吳是曰吳回生陸終陸終生會人

鄭樵通志氏族畧陸終氏娶鬼方之女孕而不育十一年開其左脇而出三人焉又開其

右脇而出三人焉長曰昆吾名樊已姓封衛墟次日參胡董姓封韓墟周時為胡國楚

滅之三曰彭祖名翦彭姓封於韓大彭之墟即彭城也四曰會人邳姓封於鄭墟五曰

晏安曹姓封邾墟六曰季連芊姓其後為楚昆吾氏為夏伯湯代傑滅之彭祖氏為商

伯商之末世始亡于寶以為先儒多疑此事譙周作古史考廢而不論然六子之世子

孫有國數千年間迭為伯王天將興之必有尤物若夫前志所傳修已背坼而生禹簡

狄胸坼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和平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按會人世本作求言是謂之鄩國

路史前紀大駮氏見於南密或曰泰塊昔者黃帝訪泰塊於具茨蓋設於無垓站之宇而臺簡以遊泰清者

路史禪通記祝誦氏一曰祝融是謂祝融氏未有嗜欲無所造作師於廣壽以毓其德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和萬物咸若於是聽弇州之鳥鳴以爲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是以耳目聰明氣血和平而壽令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則樂歌爲之節文也以火施化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爲號都於會故鄭爲祝融之墟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陽是以爲祝融峯也

鄭玄詩譜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正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

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八姓已董彭禿惟嬗姓檜者處其地焉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

務政事而好潔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國北鄰於虢徐廣曰郟在密縣

東北不得在外方之北也

困學紀聞檜有疾恣之詩序隰有藁楚疾恣也周語富辰曰檜之亡由叔嬗

蘇東坡曰檜詩皆為鄭作邶鄘之於衛也

鄭語桓公為司徒甚得周眾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恐及焉其何所可以

逃死史伯對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郟為大虢叔恃勢郟仲恃險皆

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於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

君若若以成周之眾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鄰蔽補丹依畷歷莘君之士也若

前莘後河左洛右濟主芣騶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公說乃東寄孥

與賄鄆虢受之十邑皆有寄地

史記桓公爲司徒一歲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多畔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曰
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安公曰何以對曰地近
虢鄆虢鄆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爲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鄆之君見
公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鄆之民皆公之民也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
民雒東而虢鄆果獻十邑克國之

鄭十邑考附

十邑者虢鄆鄰蔽補丹依畹歷華是也虢在今汜水縣東十里地名上街舊屬滎陽西界
杜預注云虢即今滎陽縣鄆即今密縣東南四十餘里地名故縣舊志謂在響潭寺左
右杜注與方輿紀要皆云在密東北補在今城西十八里補子廟其遺址也鄰即今鄰

陵縣古鄆城在今城西北十五里一名隱陵城歷一作櫟即今禹縣也周初爲歷國後滅於鄭魯桓十六年突入於歷即此華一作莘在今新鄭郭店驛北里許舊墟宛在俗名謝華城丹在今滎澤東南水經注丹沁於武德絕河南入滎陽合汴丹國初封近此故名疇音矛即水經注所記之茅城在今扶溝縣東洧水西岸故址蕩然亦周初所封國蔽依二地均不可考其在密者僅補與鄆

詩譜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公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

竹書紀年晉文侯二年同惠王子多父伐鄆克之乃居鄭父之邱名之曰鄭是曰桓公馬驢釋史論曰厲王之少子友宣王封之食采於咸林是爲鄭桓公紀年謂王子多父者也幽王八年爲周司徒以王室將亂謀於史伯寄孥賄黻鄆之間驅山之敗桓公死之

其子武公掘突從平王東遷遂滅虢郟以爲己國史伯之謀驗矣太史伯知周室之必弊虢石父褒似之必亂周也又知滅周者必西戎與申緡而秦楚齊晉必且代興其於天道人事察之審矣有臣若此而幽王不用安得不亡顧其所以爲鄭謀虢郟者始寄賄以誘之終構隙以取之以詐術得人國何愛於鄭而憎於二國哉然自是以後南北之形勢常視鄭而鄭在春秋遂無世無晉楚之爭矣史伯亦見及否也

呂氏春秋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必受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

後漢書鄧晨傳更始元年偏將軍鄧晨與光武略地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徇陽

翟以東至京密皆下之

李賢注京密二縣名屬河南郡密城在滎陽東南

後漢書寇恂爲潁川守密人賈期亂討平之一郡貼然

晉書杜預傳預將終先爲遺令曰吾往爲臺郎以公事使過密之邢山山上有冢問父老云是鄭大夫祭仲或云子產之冢也遂率從者祭而觀焉其造冢居山之頂四望周達連山南北之正而邪東北向新鄭城意不忘本也其隨道塞其後而空其前不填之示無珍寶不取於重深也山多美石不用必集洧水自然之石以爲冢藏貴不工巧而此石不入世用也君子尙其情小人無利可動歷千載無毀儉之致也吾去春入朝因郭氏喪亡緣陪陵舊義自表營洛陽城東首陽之南爲將來兆域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冢其高顯雖未足比邢山然東奉二陵西瞻宮闕南觀伊洛北望夷叔曠然遠覽情之所安也故遂表樹開道爲一定之制至時皆用洛水圓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

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耳

方輿紀要晉永嘉五年洛陽陷司空荀藩等建行臺於密既而秦王業自洛陽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走

魏書孝靜紀天平四年春滎陽人張儉等聚衆反於大騶山通寶炬壬辰武衛將軍高元

盛北史作威討破之

北史虛勇傳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請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攜一馬至大騶山知西魏將李景和將至勇乃多置旛旗於樹頭分騎爲十數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而還

元史太子愛育黎拔力八達監國時以其傅李孟參知政事孟以武宗變輿未至不可冒承大任固辭不許乃逃去武宗至大二年詔徵前參知政事李孟命人搜訪得於鈞州

之陞山召見帝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乃授中書平章事役相仁宗兼掌國子學
賜爵秦國公皇慶間學校大興人材日盛皆孟之力也

明史忠義傳云崇禎十四年正月賊陷寶豐知縣朱由械死之未幾陷密縣知縣朱敏汀
及里居太僕卿魏持衡舉人馬體健皆死之由械敏汀皆宗室敏汀妾張氏女一孫一
及僕婢數人俱遇害與由械並贈僉事

王鴻緒明史稿崇禎元年陝西大饑安塞馬賊高迎祥李自成舅也自稱闖王三年張獻
忠聚衆十八寨稱八大王四年自成與其兄子過往從迎祥獻忠等合縱橫陝西山西
間六年南踰太行掠懷慶等處會天寒冰合從毛家寨策馬徑渡入河南七年洪承疇
檄總兵左光先與賀人龍合擊大破之迎祥自成竄入終南山已而東出陷陝州寶豐
汜水滎陽聞左良玉兵將至移壁梅山溱水間八年大會於滎陽老獬獬曹操革裏眼

左金王改世王射壩天混天王橫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迎祥獻忠十三家七十二營四出攻殺陷霍邱固始燔壽州陷潁州復入陝西洪承疇與戰渭南臨潼自成
大敗東走九年春攻廬州滁州廬象昇親督族寬羅岱楊世恩等救滁州戰於朱龍橋
賊大敗北竄壽州折而西入歸德境復爲邊將祖大樂所破走密縣登封十四年正月
破河南府移攻開封七晝夜解去屠密縣

吳偉業綏寇紀略崇禎八年九月初六日豫賊自嵩華趨邙禹攻密縣知縣苗之庭敗之
城下李重鎮頓兵不進用解圍功奏捷

李重鎮者司馬張鳳翼私人豫撫陳必謙遣之援密以五日有半行一百三十里至密圍解已三日

九年正月二

十七日賊走汴梁陳永福從歸德秣馬日馳一百四十里及朱仙鎮天大風賊不虞官
軍至蹙之武穆廟中砍一銀甲賊或云闖王非也三月初二日賊攻密縣不利走登封
初八日汴將王進忠周維墉敗之於登封郟城鎮賊出石羊關與嵩伊之賊合七月初

六日盧象昇提兵入襄陽賊聞之由浙川犯汝雒八月豫撫陳必謙移軍唐泌舞陽撤陳永福左良玉兵從汝洛反顧根本尋抵汴梁大賊仍遁登密

李光肇守汴日志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洛陽陷賊所在振動二月十二日賊攻汴梁十八日黎明賊前鋒至四關逡巡終日至夕遁去時傅左兵將至又傅保兵渡河賊解圍遁密縣又走登封

御龍子豫譚洧水出密縣馬嶺山東流受溱水又東過新鄭受黃水南至於長葛北至於洧川東南至鄆陵東至於扶溝與鄭水合南至於西華與潁水合東南至於潁上與淮水合自密至西華其水春夏可褰裳涉也三月水增謂之桃花水夏秋淫潦暴集潰噴不常居人謂之小黃河以其岸善崩故也或謂鄭水爲小黃河誤爲賈魯河亦誤

豫潭溱洧二水合流而東居人謂之雙洎河然古人惟稱溱洧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

是也或稱洧淵龍鬪於鄭時門外洧淵鄭之富人有溺洧淵者人得其屍其子求之不得問於鄧析是也三事皆鄭事皆指二水既合處言也若毛詩所謂溱與洧方渙渙兮則指其未合處而言

曲洧新聞新鄭有子產廟土人以為生產之神塑翁媪二像於中及羣嬰兒於左右祈子者男女溢至也又有皮場公廟其神乃湯陰張森唐宋累封惠應王者今人不知以為子皮固誤乃有皮匠二十餘人認為師祖歛錢穀禱賽之尤可捧腹此可與杜十姨同入笑藪

書影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生也不言其詳宋朱申注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知之以其寤寐而生故武姜驚也焦弱侯筆乘載吳元滿說又以寤當作適予以臆斷之今北方難產者落地無聲若熟寐然以火氣薰接其臍或從旁擊鏡以引其

聲始能寤謂之草寐十祇有一二生全頗使人驚寤字原不譌傳言莊公寤生不言武姜寤生也如魯齋注則當云武姜寤生矣魯齋注固可笑硬改造字亦屬牽強不如杜注難產所包者廣也水經注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濱獨孤母有犬名曰鵠倉得棄卵銜以歸獨孤母以爲異覆煖之遂生兒生時偃故以爲名按偃即寤生意

查浦輯聞今郡縣戒碑乃宋太祖取景煥野人語又云摘蜀王孟昶語歐陽集古錄云戒碑起唐明皇特不見其詞又云宋高宗頒黃庭堅書按戒碑當作戒石碑朱象賢聞見偶錄後蜀孟昶戒官僚文宋太宗表出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以賜郡縣令立石堂前後人以出入不便民以牌坊戒石之名遂鮮知者密縣戒坊民國元年改爲行政公署四字

中州集胡伋字直卿衛州人有賦聲與新鄭傅伯祥呂鵬舉相友善又呂大鵬字鵬舉密縣人自言宋名相申公之裔

相傳崇禎間邑西關有民日暮抱孫坐惠政橋見一人行色倉皇類郵遞者驀然入城時兵戈擾攘人心不靖民即進縣衙探訪消息至則蹤跡杳然心異之次日黎明伺於城西岡見此人自城出西去民詰之曰余中獄神役吏也登封李際遇申靖邦不久作亂向爾城隍神提亡命册子民大駭哀懇册中有吾姓名否吏啟册首一人即此民也民懼甚吏曰但謹言登封有變向東避可免未幾申李難作戕官劫庫民即攜姪遁欲東而西與申李之衆遇遂先遇害其姪中一槍而逃

相傳崇禎十三年城內韓姓僕女爲主婦虐待逃匿城隍神塑像後夜見神檢點鬼簿吏唱曰星君按臨邑人某當死某應一刀致命某應二刀致命默記了了回述於主人以

爲飾詞冀免責也後李自成過天星攻破邑城邑人死難者悉如僕女言

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由汴攻密多遣別部抄略鄉曲有二十騎由岐固至新鄭無何繫一人於馬後回密殺之謂新鄭長官城內民集棹椅器械垣塞城濠以木引火煙焰蔽天賊望之不敢進屯札城西樊河三日火息攻城一鼓而破時城東北兩面韓魏二姓守之西南西面衆姓守之賊東北入或云守城者無糧而散故陷十五年李自成置僞令冷英兼管登封後爲張問明所擒

相傳靳司空於中作牧時自成犯法當死繫於堂柱司空夜夢巨蟒盤柱醒使人視之則自成繫焉司空奇其狀曲釋其罪後自成初次至密欲謝不殺之恩營於靳寨胡坡嘴求見司空司空命僕著己衣冠見之自成率衆羅拜僕立斃自成言寨西土阜高與寨等若賊據土阜此寨危矣宜屯兵其上過密三次未極慘殺或以此故至十四年由汴

攻密架大炮於城南岡望十字口打入死傷甚衆會東門有獻城者賊由東北隅入屠城甚慘

相傳李際遇之始亂也以抗糧被繫登封縣石獅以石擊斷獅足而遁據嵩頂北蝦蟆山爲亂與密接壤其抄略不可勝紀後破少林寺奪據御寨勢更猖獗嘗至超化寺營於三台岡張問明設宴相招伏甲以待酒數巡際遇覺有變乘間至寺門外馬已解鞍急以刀斷諭騎而走伏兵齊起惟金花泉一面無人潭深數丈際遇縱馬加鞭濺波飛渡郭龍郭鳳伏五龍廟灣驟起擊之際遇墜馬復超乘走僅以身免憤甚陰圖報復後潛師襲超化造雲梯夜早魚貫而上賴關帝示夢問明驚覺上寨已紛紛矣急令家將力拒十字口堆柴然火照如白晝郭龍夫婦持長槍血戰又令人斷其上寨路雲梯中折際遇之衆殲焉後屢次侵擾忽相報復際遇掠禹許米穀運而歸問明使楊線匠截於

劉碑坡運糧者乃際遇之兄綽號大撓頭膂力過人惟線匠能敵之一日線匠擬下寨截糧禱於關帝廟盃忽落識者知其不祥至劉碑坡爲際遇所害

相傳清乾隆年間皮興母子嘗居超化河西錢翁家與人言語而不見形象呼爲仙姑能爲人擇筮域監生錢新學初生時仙爲之命名曰喜梅生衆莫喻新學十二入監客堂梅花馥郁鄉黨飲酒稱賀報者嗅梅喜舞乃悟仙之能知也皮興呼錢南淳爲舅嘗從學焉既而他去至南淳疾革時母子來視爲覓葡萄二枚時他處已無云自河北得也後不復見

道光二十七年歲饑二十八年洪秀全楊秀清相繼起旋由廣東水路上趨武昌陷之咸豐元年賊順流而東破黃州掠安徽據南京未幾渡江北犯過淮泗達豐沛邑人張志周爲豐令死之三年賊由徐州歸德睢州抵豫省不利西趨滎陽至汜水分爲二股一

股渡河而北潰於懷慶一股至虎牢關爲官兵所扼越山而南由石婆口北召入密境
六月初三日城陷焚大堂邑令蔣文煥走白龍廟賊經宿出南門由梁寨焚藥王廟而
去自是厥後張落刑起亳州劉二狗起歸德宮瞎子起淮右苗沛霖起壽春此出彼入
十年之間密人奔命無虛日禹州劉花振作亂官軍促之至密被擒邑令胡燕青解送
禹州戮之其黨李大運司邦直王紅磚聚衆大鴻寨四出劫掠五年正月元宵賊間細
雜稠人中溷入城至二十夜開門迎賊焚大堂官宅邑令妻女及臧獲各一人俱焚死
胡燕青抱幼子匿民間以免賊出東門由五里店楊寨攜數百人而去經岑路溝觀音
堂梅山直撲鄭州被民兵擊散胡燕青捕李大運司邦直戮之王紅磚就撫後爲襄人
所殺

相傳雲濛山東峯正頂有穴闊丈餘不可測四壁皆文石晶瑩可愛天將雨則雲從穴中

出倏忽變幻頃刻而南號雲窟光緒二十六年夏大旱村人掏穴中碎石深約里許皆不能入不三日甘霖沛降

說嵩據異跋語勝國末流土交証民無子遺崇禎七年老獶獶一過汝洛山民震動自是遷徙遠域不甯鄉土八年流賊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分躡偃鞏伊洛退屯新密山中以朱龍橋之敗復走登封入秦而游奕之衆遍掠嵩土於是村舍爲墟九年二月二日賊李自成過天星從密縣來盤距縣境八日汴將王進忠周維墉與賊戰於告城鎮敗之賊走石羊關八月賊復由汴梁西遁盤據登密避左良玉軍也是月二十六日左兵至殺賊於唐莊復南走十三年自成陷洛陽弑福邸邑紳常克念時客洛死於難賊旋東入攻汴不下復鼓行而西過密縣屠其城於是本縣望風瓦解幸保督楊文岳戰賊鳴皋賊漸入伏牛嵩洛始無大賊之跡而土寇李際遇申靖邦乃起縱橫蹂躪搜羅極

遍窮谷十四年十二月李自成陷許居之本邑復爲其別將所陷十五年李自成置僞官改縣曰令以盧氏舉人牛金星爲左輔洛陽之孟長庚鄭縣之李之剛俱受防禦長葛之張虞機盧氏之牛佺即金星之子俱受府尹以密縣僞令冷英兼管登封而本縣城乃爲李際遇所據十五年八月李自成圍李際遇於御寨聞秦督孫傅庭帥自西來解圍遇於磁澗賊乃出山走龍門是時申請邦據大金店賊攻殺之際遇以御寨險幸存復盤城內居民逃竄無一留者蓋自崇禎六年莎雞數萬集於襄城山西流賊乃自河朔南渡暨十四年莎雞至嵩彈丸巖邑遂爲流土必爭之所交正而無已時兼之屢旱繼蝗孳尸載道父子相食至於禾熟遍野收穫無人會際遇遠掠復遭武罡之殘嗚呼國之不祚民其糜爛洞天福地曷不幸劫厄至是攷之史傳鼎革時所無者也豈非古今之大變異哉

王韶之神境記滎陽郡南百餘里有蘭巖山峭拔千丈常有雙鶴素羽皎然日夕偶影翔集傳云昔有夫婦隱此山數百年化爲雙鶴忽一旦一鶴爲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響動岩谷莫知年歲

王士正蜀道驛程記初六日晨發禹州暮抵新鄭縣城南五十里過周世宗陵三十里過裴晉公墓里許涉洧水經云洧水出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鄭縣南注洧水自鄭城西北入而東南流逕鄭城南其上即子產以乘輿濟人處縣故軒轅有熊氏國鄭滅卽徙居此曰新鄭君乙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復徙居之所云卽在陽鄭之間食溱洧焉溱水亦出密縣東南流至新鄭城西北與洧合班志云洧水東南至長平入潁行五百里縣爲高文襄拱故里宋名臣王沂公魯簡肅公歐陽文忠公呂正獻公皆葬於此蓋潁川在宋時爲近畿卿相多賜葬地他如范蜀公葬襄城楊文公蔡文忠公晏元獻公

宋元獻公兄弟皆葬禹州不歸葬也

密縣志卷二十

叙錄

知縣李芝蘭密縣志序余宰密閱三載撫念凋殘殫精生聚朝夕飲冰毋敢逸豫憶入境之時蒿萊滿目而茲且田塍翠如矣瓦礫紛披而茲且室廬繡錯矣及循覽古蹟歲時禋祀奔走榛莽之間顧瞻狐兔之蹤而茲且輪奐丹堊次第興復矣雖民社之責百不寒一然迴視履仕初心庶幾無大隕越豈區區勸劣是爲亦得之賢士大夫之指示故老遺文之考稽者多也其地方利病之源風俗淳澆之故民情誠僞之端間有疑隙則取縣志繙閱之數故實鏡疑絜問途已經竊取成憲每孜孜不倦第密之志成於成化甲辰修於萬曆癸酉及崇禎甲戌然皆簡率掛漏而甲戌以來更不勝缺畧之歎際國朝鼎盛諸務維新國史郡乘均屬鉅典而簡命嚴於日星典制視若弁髦其謂之何公

事之餘因與紹之韓孝廉鑑空張明經議修密志蒐討故實博諮輿論芟蕪存真輯文崇質鉛槧劂密閱兩月而告竣兩君子洎諸士民咸謂密蕞爾一隅文獻寥寥茲者舉要綜凡詳而不蔓信而不誣匪管詔往洵足詔來已余曰唯唯否否天下事有成於偶然而隳於必然得之脫畧而失之明備者密固善地也僻處萬山之中簡絕四應之繁在昔戶口鮮集建置櫛比風氣醇良人文炳蔚令茲止者得以優游簿書從容臥理然前之從事者尙未釋不明不備之憾况至今日時經改革屢際兵燹戶口建置風氣人文視昔不及什伯之一余不佞數年濫竽瞿瞿汲汲心神之所劖劃教令之所敷宣惟期道於罪戾即修志之役集思廣益據事直書亦惟矢不得不然之慮以覲免脫落之失而諸君子亟稱之未足昭往安所詔來抑信而不誣則可謂云爾已矣

邑舉人韓繼文重修密縣志跋志也者非僅志其山川土田文獻名物已也將因地制宜

以示勸懲以昭法守也密故有志經兵火殘燬之餘所載甚畧且於甲戌以後闕焉雖謂之無志可也我賢侯李公才兼三長政成四載循績已勒豐碑其最異者修廢舉墜不煩民力而仰符帝鑒如鼎文廟而瑞芝產於棟間建石橋而欄楯得之禱應神人和協呼吸感通洵足異已因念風土民俗利弊因革之源經畫調停之故匪志莫存汲汲乎圖修密志探及芻蕘諮詢探討靡蕪靡誣務晰務眞使百里提封一披閱而飭如繩燼煥若丹青斌斌乎大備矣無論晦冥凡傑莫不的然有所考鏡而灼然有所觀感公之造於密顧不偉歟昔人有言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今日之志固公經世之文不朽之業於以示勸懲昭法守後之人庶有所遵循也哉

知縣袁良怡重脩密縣志序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又有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辨其邦國都鄙人民與財用九穀之數迨秦壞亂古法變井田而開阡陌廢

封建而立郡縣則今之邑令竟如古五等諸侯子男國也今之邑志竟如古職方氏所掌天下之圖也且今之邑志其志方域志建置以及志人物藝文等目又竟如古辨邦國都鄙人民與財用九穀之數也不佞治鏞八年茲忽補密甫越月兼攝陽城閩大中丞檄將密邑衷王兩令所脩舊志參閱纂輯繕稿以呈居無何而閩中丞往鎮古黔不佞自省寡聞孤陋躊躇未果邇則復攝東里日奔走於車塵馬足間更未遑從事而李大中丞又手書趣上邑乘因與兩齋學博商曰怡嘗於簿書之暇讀史至周靈王己亥晉侯與諸侯代鄭會於蕭魚註載蕭魚在開封之密乃自受事以來訪之故老故老不知稽之舊志舊志不傳由斯以觀則今日之役政如古人論紀事之難必得人如劉知幾所謂具才學識三者之長然後可以文質相稱本末兼賅也用是遴選諸生入局相與統任採輯廣收博取縷析條分其於名山佳水幾何所則必書蓋曰此搜奇攬勝之

所係也其於沃壤瘠土幾何區則必書蓋曰此兩稅三限之所關也其於聚廬而居者幾何族聯鑣而起者幾何氏則必書蓋曰此鍾靈毓秀之所屬也其於目下李感恩循聲嶺海鄭貞烈縊殉穴壙則亦必書蓋曰此密之文明日起氣化日開爲後來者之所則效也他若忠臣孝子貞女節婦與夫白松仙蹤雲巖帝蹟久經前人詠歌而討論者尤必援古證今務使盡協輿論而後方敢大書特書焉其志也衷君蓋勵厥始矣諸君蓋勤厥中矣不佞蓋慎厥終矣然不識與古繼方所掌者爲何如也

知絲秦郵重修密志序邑之有志也凡山川之壯麗田賦之多寡戶口之盛衰職官之賢否物產風俗異同美惡邑人士女之潛德懿行皆備載之所以述往事詠來者昭法戒而垂勸懲也至國家典制現所遵行尤宜詳載使蒞任伊始者可按籍而稽焉豈非令之所宜首務哉余自庚午承乏密邑檢閱前志云始於成化中辰而不著其名氏江

陵蕭公河朔苗公相繼纂修舊本皆不存惟本朝以來李公芝蘭修於順治癸巳體制雖具近於簡略袁公良怡修於康熙乙亥則浮文太盛嫌於繁冗思刪其浮補其缺增丙子以後六十年事蹟備一邑典故伯鸞輿巡幸中州辦理台站東西奔馳既又奉檄修御射亭常十塚事多棘手日不暇給未遑及也既而邵郡尊將脩府志檄取縣事謀采訪邑紳士進而請曰密志之不脩也歷年所矣若失數年故老既沒雖欲從事紀載孰從而問之茲誠鉅典不可以緩余曰是吾志也於是張明經蘊升載筆韓生星源與阿咸丹復蔡生麟洲共襄厥事而余爲之筆削訂正焉稿甫就未及授梓而余以越獄望吏議此事付度外矣未幾史藜亭先生以江左名儒來滄茲土復以相委固辭不獲乃重檢舊稿詳慎增損期於文簡而事備大約刪袁志之冗泛者十之三增兩志之未備者半之乃釐爲十二卷付諸剞劂焉或見之曰潛米也禮樂也里保風俗也駐防也

封蔭也凡例也增之可也若恩旨不獨爲密載之邑志母乃僭省志體乎余曰不獨爲密而密亦被之則可載其不及於密者自不載也何僭焉且我朝典制超越前古如續增人丁永不加賦丁徭入田畝嘉惠煥獨建忠義節孝祠以磨厲世俗立先農壇置籍田舉農官以勸農事厚生正德誠求保赤之思無微不至皆前代所未有也而密人實身被焉雖不獨爲密而密可忘諸乎詳於志中使窮鄉僻壤稍識之無者一展卷而皆知深仁厚澤之所由擊壤鼓腹詠帝德而歌王風惰農知勸薄俗知興此亦令之責也余方以必不可入邑志者不及盡載爲憾而乃以爲僭乎哉惟是才識卑鄙學殖荒陋謫劣無文之譏誠所不免則以俟博雅者脩飾而潤澤之是所望於復來之君子

知縣景綸重脩密縣志序今之州縣古國也今之州縣志古土訓誦訓之方志也州縣志合而爲郡志郡志合而爲省志省志合而爲一統志所以詔地事觀事者實始於此志

顧不重歟密爲古檜地見於詩著於傳東髮受書即口誦耳熟焉顧其君逍遙在堂其士女閒遊水濱秉簡贈芍上與下奢淫怠惰遂至困苦墊隘而羨莫楚之天沃此季札之所以無譏也乃余自尹茲以來見其士勤估畢農服先疇山居樸僿不見異物競尚節嗇有樞楡蟋蟀之風方之經傳所刺迴乎其不相侔蓋東周歷今二千六百載其風俗旣已移易而又躬逢聖世涵濡德澤百餘年之久故俗美化行若此也然則上下古今幸際其盛彰往訓來以資治理尤惟志焉是賴縣舊有志竊病其失於俚不協史裁且六十餘年未脩文獻將湮盡宜及時纂輯丙子冬延同年友武進謝君仲偉來密屬總其事相與討論古今斟酌名詞求合於史法而變通之不爲空虛無用之言於是正其譌補其闕雍其靡雜於明備之中寓謹嚴之旨閱八月而書成爲圖九表三志十錄二都十有六卷一邑之事庶幾犁然在目且夫臚掌故明紀綱簡戶口之息耗總財賦

之盈細辨人才之衰盛識政治之賢否覽山川之形勝阨僂知俗尙之淳澆好惡與夫褒揚哲義振芳烈勵懦頑皆守土者之責也能從事於此則制治得其原而一張一弛因地異宜風俗且蒸蒸日上矣愧余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而斯志既成可以備輜軒之採爲觀事地事之詔其後之官斯土者亦得考鏡得失焉或不無小補云爾

